

史228.2

574.2

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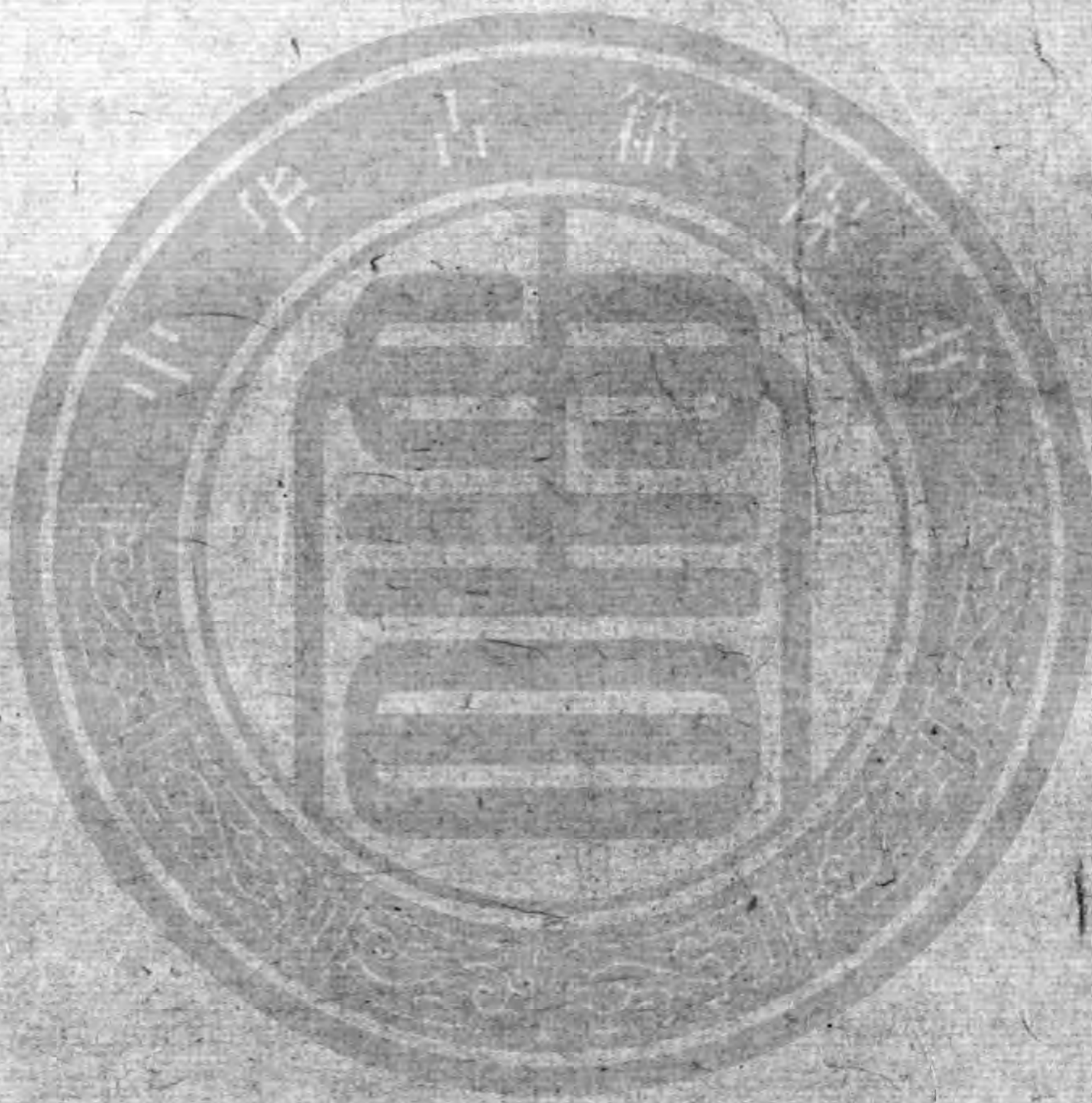
4379

83

~~史222~~

~~574~~

~~部二~~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四

宋 李燾撰

哲宗

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

呂陶記聞云元祐之政謂元豐之法不便即復

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盡其便於民也議者乃云對鈞亦有味然此可見當時改元意

法大率新舊二法並用復附注戲之談

辛卯詔廣西經略司體量知源州楊景通遣覃安等

劫虜邊民仍移牒不遵詔敕端由

壬辰詔開封府界令提點司諸路州軍令監司催促結絕先

是上封者言竊惟時雪未應陰陽不和意者刑獄未至

欽恤法令未至寬平官吏未至恪職文符多所滯留上

欽恤法令未至寬平官吏未至恪職文符多所滯留上

欽恤法令未至寬平官吏未至恪職文符多所滯留上

偷安以苟目前洪範曰肅時雨若此其上下不肅之
所致歟朝廷任事之臣不同心憂國人懷私意有所詆
欺歟下者六曹尚書侍郎不以其身許國而郎中員外
雖不材不勝其任與不悉心職事者不為朝廷別白才
否而去留之郎中員外胥吏不任事稽違懈弛不加繩
治一切寬假浸以成風自尚書省左右僕射左右丞領
之其弊且爾況有司乎臣愚以謂宜下詔恤天下刑獄
命從官分治在京獄事蠲除法令與祖宗朝異意者飭
尚書省在京百司務恪其職使皆以身任責有不如旨
御史諫官以次條陳其失朝廷按而行之不赦如此則
陰陽和天地應雪以時降氣序和平矣此據章奏錄第
二月二十三日本不知言者是誰雜錄繫之劉摯然摯有
章論無雪已載八年十二月未矣恐非此也當考之

乙未詔前入內東頭供奉官配汝州牢城韓永式特放
從便永式嘗為經制瀘州夷賊司照管軍馬公事及韓
存寶逗撓不進殺平人首級被誅永式以罪連坐特配
沙門島三徙汝州牢城至是其母復引赦乞原放特從
之

丙申以朝奉郎權發遣淮南轉運副使路昌衡承議郎
工部尚書呂大忠並權發遣陝西轉運副使要見呂大

和市事司馬光與密院咨目有此然大忠依舊陝副權發

遣開封府呂大防言準朝旨復置縣尉弓手欲乞將府

界諸縣應係捕盜文武官吏并應干捕盜人等並隸本

府與都大提舉司同其管轄其賞罰委本府一面施行

從之復置縣尉弓手乃八年五月十四日指揮此月二
十二日朱光庭云二月二日劉摯云云可考

戊戌宗正寺言玉牒官黃履奏自神宗皇帝登位以來
玉牒屬籍類譜並未修欲乞將合編年分自熙甯十年
至元豐八年三月初五日終準式編修從之 侍御史
劉摯言臣竊以聖人之治雖一道道無敝而道之寓於
刑名法數者必有偏而不起耗而不行者聖人因時而
變變則通通則久以盡天下之利此五帝之所以異制
而三王之所以不同禮也國家承唐末五代熟爛之後
祖宗創制造法趨時之宜順時之變雖聖聖相繼而其
法令日增歲損或舉或廢未嘗同也至於甯民適治所
謂道之亾敝者則未嘗異也神宗以仁聖之慮達因革
之數凡政令制度急絃慢軫大解而更張之故天下蒙
其利然至於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耗而不行者

蓋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於法
之敝相爲首尾而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祿是也始者
以繇役不得其平農民勞費故命有司議所以均弛之
而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剗祖宗差役舊敕爲官自雇
人之法率戶賦錢以充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自上戶
至於下五等從來無預差役之家一槩斂之蓋於賦稅
科調百索買納求取之外又生此重斂歲歲輸納無有
窮期古人有言平地無銅鑛農家無錢鑪今所輸必用
錢而地土所出惟是帛絲穀粟幸歲豐收成而州縣逼
迫不免賤價售之無以養其私若歲凶則破易資產或
以倍稱之息舉債於兼并以應期限更無減放之法州
縣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自法行以來簿籍不改務欲

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
今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等戶少富縣大鄉上戶所
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者又有至千緡者每歲輸納無
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
上等大役至速者十餘年而及之若下役則動須三二
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今日歲被重斂之害孰爲多
少也今天下錢日益重貨日益輕民日益困矣若之何
坐視而不卹也哉然則前日有司立法非有意於寬役
利民正在聚斂刻剝損下益上爲國取謗大失朝廷惠
綏生靈本意臣竊見繇役昔者有至破產而民憚爲之
者惟衙前一役爾今天下坊場官司收入自行出賣歲
得緡錢無慮數百萬以爲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計一歲

之入爲一歲之出蓋優有餘裕則衙前一重役無所事
於農民矣農民旣除此一重役外惟有散從承符弓手
手力耆戶長壯丁之類此役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
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於舊制繇役輕矣治於人
者事人古今之通義則安用給錢爲哉坊場之法舊挨
戶相承皆有定額不許增擡價數輒有剗奪祖宗非不
知增價之爲公家利也所以不許者知其悅目前之利
必有後日之害故也新法乃使實封投狀許價高者射
取之於是小人徼一時之幸爭越舊額至有三兩倍者
舊百緡今有至千緡者交相囊橐虛造抵本課額旣大
理難敷辦於是百弊隨起決至虧欠州縣勞於督責患
及保任監錮係累終無償納官司護惜課額不爲減價

則誰人復肯承買今天下坊場如此者十五六矣故實封增價之所得於敗闕之所失殆不相補也蓋財利可以通之而已不可盡也少捐分數與民共之則公私相濟其利長久臣欲乞罷實封投狀之法應天下坊場委逐路轉運提舉司將見今買名淨利額數與新法以前舊額相對比量及地望繁慢取酌中之數立為永額一用舊法召人庶乎承撲者無破敗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無失也吏祿之法天下吏人舊制諸路及州縣法各不同有鄉戶差充者有投名雜用者入仕之後既以案司之優重迭相出入為酬折又積累歲月有出職之望行之久遠人自以為便比時有司見禮經有庶人在官之祿遂假其說資以培民殊不知三代已遠其事不

可行於今日者多矣夫庶人在官之祿雖有其文而其法與數不可見其詳乃鑿空造端槩斂民錢給為吏祿不重之則不足以募不輕之則不足以給今內外之吏除重法外其他每月所給無幾於利固未足以有濟而官給所積天下蓋已不資無故竭民財而為此是誠何為哉至於所謂重祿以行倉法尤非義理夫一錢以上以徒坐之謂之嚴刑可也遂以謂吏懼而不受財則臣不敢知也今主議者曰禁既嚴則吏必畏故令下以來犯者少臣以謂非犯者少也敗者少也非敗者少也正其罪者少也網之密則與者取者藏聲匿迹亦將避之工也故曰敗者少也一錢坐徒誰則忍之誰敢易之故苟有敗者若稍涉疑晦及自非有告人當賞則官司

往往遷就平反釋重入輕若外路則雖使者亦或諭意
州縣使之如此亦人之情也故曰正其罪者少也借使
犯者皆敗敗者皆正其罪固亦先王制刑之所無而聖
人所當矜恤也吏受賄於律自有刑名而曲法者一疋
以上至徒則刑亦爲不輕矣今變先王之刑而重之又
多賦吏祿以買法之行無謂也臣愚欲乞除熙甯以前
舊法有祿公人並依舊外應新法所創及增給吏祿並
行減罷臣愚誠不知忌諱今循前之役則待之以坊場
價錢弓手等役則均之以祖宗差法吏祿非舊法所給
則皆罷去應役人糜費私役之類則禁之以熙甯新法
苟如是也則所謂免役錢者於是可以一切蠲除矣或
謂免役錢籍於常平固非獨以待募役也縣官他費多

有賴乎此則未可以利害論也臣以謂役錢領於司農
非有特敕未嘗以給常費今罷去無損於國用況祖宗
以來至於役法未改役錢未斂此百餘年間不知何以
爲國也亦曰用之有節取之有道矣今天下百姓疲筋
骨忍飢寒冒鞭笞終歲急急爲公家納錢爾不幸連年
有災荒之變實恐窮苦之人流亾轉徙爲溝中瘠而強
梁者賒死忍命不得爲陛下之良民矣然則役錢乃生
民性命天下安危之所繫奈何以爲不刊之令哉古者
藏富於民誠令百姓賦稅之外有以自養則其贏餘乃
國之外府緩急取之而已無事之時坐困竭之非計也
臣故以謂役錢宜一切罷之役錢罷則提舉常平官司
亦可罷去以見存職事付之轉運司足矣天下旣減罷

監司數十人則州縣稍得從容上下省事非小補也雖然此大法也顧臣之言蓋其略耳至於法之纖悉或參差牴牾宜有畫一之論欲乞於兩制臣僚選差明於治體達於民事者三兩員置局講議裁立條格而三省執政官典領之以待聖斷施行新錄載摯此疏於二月六日蓋因降出施行方載也按章奏錄殿中侍御史劉次其實以正月九日上今附本日莊言伏見熙甯以來變新役法其意欲以均惠民益富厚之家安享休佚而貧民日入於困乏欲乞指揮下諸路轉運提舉官合郡縣之議究心斟酌裁畫上聞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臣伏以免役之法行之已久深見其弊當有以變而通之臣謹以昨所治定州安喜一邑之弊陳於前惟陛下採察幸甚安喜戶一萬三千有餘

而第四等之家乃踰五千每家之產僅能直二十四緡而上卽以敷納役錢歲歲無窮其出於至貧可見當役法未行時第四等才一千六百餘戶由役錢額大上戶不能敷足乃自第五等陞三千四百餘戶入第四復自第四等陞七百餘戶入第三自舊以來等第之法三年而一陞降須其家業進而後陞之民乃無怨今下戶之薄產未嘗有所增而直陞其等俛輸役錢以區區之一邑而歲斂一萬四千七百餘緡則斂法太重而民力不能勝民力不能勝而望民情之不怨其可得乎按歲支募錢之外撥以爲保甲封椿錢者常三千八百餘貫實無其役而封椿之是何名也今雖許留寬剩二分之餘悉蠲減之以爲大惠然雇募之用封椿之數寬剩之額

猶爲不輕而終不以爲平臣每見下戶之輸未嘗不出於艱難窘蹙之中而州縣未嘗不得於鞭笞苛逼之下夫強人情之所難者終非可久之道使其當役而免之猶可也而大半下戶自終身不當與於役今乃令歲歲輸緡謂之免役竊以謂本不當役何免之有是乃直率其緡以爲常賦耳昔者差法行時鄉民之被差爲役者皆自役曰應當門戶人人保家處身有重惜意莫不擇子弟之良者以佐公倚之以幹則辦倚之以財則不欺緩急之間得所藉賴雇法一行其名既賤其人遂輕棄身應募例多市井澆浮之羣小罕復鄉閭篤實之編民防之太疏則冒犯者多繩之差嚴則逃亾者衆郡縣爲之勢輕而事危甚非所以重根本嚴緩急持久遠之法

也其斂於民之弊旣如此雇人而役之其弊又如此不有以變而通之其可乎推安喜一邑可見河北一路推河北一路可見天下臣愚伏乞罷免役法復差法如嘉祐敕獨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共爲助明年易十戶復如此則大役無偏重之弊矣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賂悉用熙甯新法之禁則雖不助猶可爲今所謂助者不過助役者之家歲用而已無厚斂也誠能如此人情莫不驩欣交通以安業而郡縣無事於督責矣天下之美政也此實今日之先務如允臣所奏乞選用一二練達世務洞知民情之人典領置局詳議施行庶可以盡久遠之利又言舊

日坊場河渡皆以酬賞長名衙前今若行差法又使合
爲衙前之家自相助又禁之不復合有所賠補則坊場
河渡之人自當歸公家惟乞別定平價以救太高之弊
又言近日指揮許雇耆戶長其耆長須得雇第三等以
上人戶則朝廷知浮浪之人不可以當役矣而不知上
戶之人實不願於受雇也不願則必陽爲雇名而陰用
差法此郡縣必然之理也謂之爲差則與雇錢謂之爲
雇則用差法臣以謂不若明用差法之爲便也況三等
以上自當爲耆長耆長又無所賠費枉於下戶斂錢以
與之伏乞詳度早賜改用差法以寬貧民天下幸甚巖
叟又言伏見自行雇法以來天下倉場庫務皆市井流
浪無本業之人應募以當役通保人家產有不滿一二

百千而主當官物數十萬緡者其人既無所藉賴往往
輕於犯法一爲欺盜隨即逃去盡其所有不足以償萬
分之一雖得而殺之何補於事竊以謂此等小人亦非
自致於禍乃罔之至此耳臣請復差鄉戶主當天下官
物使郡縣得所倚賴而免公家無窮侵陷之弊脫小人
無窮刑禍之苦其差法之詳臣近已論奏伏望早賜指
揮施行以幸天下又言如朝廷未以爲信即乞下諸路
取會自行雇法以來官物欺陷總數若干當事而犯法
已斷者幾人逃亾而未獲者又幾人籍沒其家而不足
以償者又幾人即可見法之便不便又言臣近奏乞選
任一二深練民事之人典領置局詳定差役法此實天
下之民朝夕所望伏乞陛下早賜指揮施行以慰人心

舊錄於二月六日從司馬光言罷免役錢其下即載劉
擊言乞以坊場錢募衙前其餘役人並用祖宗法又載
劉次莊及王巖叟所言按擊言實以正月九日巖叟言
載於本月日光言亦別全載於正月二十日巖叟言不
以何月日言今附見正月九日巖叟言下獨次莊所言
他本可采姑從實錄附見九月九日巖叟言下獨次莊
抹殺正論略舉數語固無足怪及巖叟言下獨次莊所
錄不復追尋止因舊本誠太疎也

已亥以諒闇罷景靈宮朝獻遣官攝事

庚子詔諸軍差出者每日特給口食將校三升兵給二

升舊惟防送者給口食餘並分擊家糧為路費吏部尙

書曾孝寬言其不均請別立法故有是詔此據編錄

辛丑朝散大夫光祿卿呂嘉問知淮陽軍以監察御史

孫升言市易之法初行嘉問實領其事罔上壞法失陷

甚多故有是命舊錄云始者先帝復泉府司市之官斂

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故立市易法而嘉問

實首推行之至是欲罷市易故監察御史孫升言市易

法行之初嘉問實領其事罔上壞法失陷甚多小吏趙

宣光祿又隨取公事特旨永不收敘而嘉問合改名依

隸國故有是命鄭州復為奉甯軍舊錄云詔鄭州依

入國故有是命鄭州復為奉甯軍舊錄云詔鄭州依

帝額新錄役故併鄭州為縣以寬減役人至是又復其

先帝額新錄役故併鄭州為縣以寬減役人至是又復其

年八月五日廢鄭州元豐八年十月十一日去熙甯六

詔朝請大夫監在京皮角四場庫務孫路朝奉大夫權

都大提舉清河輦運穆衍相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

財用事七月十二日兩入並改除時執政有欲棄熙河

為累也衍徐對顧利害如何爾王事靡盬遑為身謀還

朝請以經制事還轉運司條罷為公事靡盬遑為身謀還

蘭州棄則熙河危則熙河棄則關中搖動唐自失河湟吐

蕃回鶻一有順則警及國門無厭之敵恐不足先帝

英武其孰能克復今一旦委之無厭之敵恐不足先帝

寇徒滋後患爾熙河卒不棄衍與有力焉此據張舜民

誌穆衍墓更須考詳舊錄衍傳大抵因舜民墓誌新錄

辨舊傳云大臣有欲棄熙河者留議未決冀衍同已錄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刪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刪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刪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刪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刪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刪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刪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刪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刪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刪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刪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刪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刪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實因舜民墓誌今當與舜民辨乃可然欲棄熙河此時未也姑附注此七月八日當考四月二十五日除術陝西運判七月十二日金外孫路為陝西運判五年八月二日衍代孫路往熙河蘭岷措置弓箭手土田

陝西提舉保甲官狄詠已下各等第與減年磨勘以按閱集教勞也 詔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

自元豐四年後應緣軍興添置官屬並罷仍具未興軍已前名數及今罷員數以聞內係要害合留亦奏聽旨

又詔鄜延路經略司以改元報夏國 詔河東路轉運使司蠲入界人夫所失陷糧米 太皇太后出入儀

衛並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內故事不可考者依慈聖光憲皇后例施行 禮部言翼祖皇帝簡穆皇后神主

奉藏夾室所有翼祖皇帝忌及諱簡穆皇后忌伏請依禮不諱不忌詔恭依 三省樞密院言禮部尚書韓忠

彥等議太皇太后駕出合隨從臣僚起居對賜茶酒等

儀式詔並從之其不御殿與從駕臣僚起居並依章獻

明肅皇后故事前一日傳宣駕出閣門依例奏前後殿

並不坐不引見謝辭公事應隨駕臣僚內東門起居

工部言京城四壁城壕止以廣固人兵漸次開修更不

差夫從之舊錄云初都城自周世宗至先帝時一百二

八年修抵元豐元年矣墮圯因循莫敢議修先帝自熙甯

工乃有是詔新錄辨曰修城事神宗實錄已載此不必

書自初都城至有是提點京東刑獄霍翔言近準朝旨

諸路有經霖雨損壞城壁去處仰併功修完淄濰萊州

濱海城壁多摧圯欲於逐州調夫併功修築詔以人兵

漸次修完更不差夫 三省言大理寺右治獄近勘斷公事全少其見管官屬吏人獄級名額依舊虛糜廩祿

欲左右兩推併為一推并減官吏冗員從之 樞密院
言瀘南緣邊安撫軍奏蠻人乞弟叟新蠻頭領阿縊
等刻牌乞赴官投降詔令張克明與梓州路轉運副使
李琮同共措置 左正言朱光庭奏臣聞天人之際未
嘗有間災祥之應密若合符況代天理物之臣實謨明
弼諧之任考周官則有變理陰陽之說驗漢史則有災
異策免之文臣伏見自冬春時雪未降儻歲一不稔則
民將何賴當睿明之在御方責任於輔臣若不別白忠
邪何以召迎和氣竊以蔡確之不恭章惇之不忠韓縝
之不恥見於行事已極著明豈可尚容居位以累聖政
臣雖已曾兩具論奏至今未見施行臣竊觀自古以來
君天下者任忠賢則治任姦邪則亂此不易之道也恭

惟陛下圖治之始方一意致天下於太平宜鑒古之所
以為治亂之由則忠賢不可不信任姦邪不可不放遠
然今輔弼之間尚此忠邪未判欲以成治於理則難天
時愆亢咎或由之伏望陛下上觀天意下察人情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自然天人協順善祥來格豐年之應固
未為晚欲乞檢會臣前奏早賜睿斷施行此據編錄章
疏光庭以正

月十二日奏此貼黃云
時雪未降乞任賢去姦

癸卯詔御史中丞黃履侍御史劉摯同舉御史二員

詔保馬別立法以聞保馬別議立法已見元豐八年七
月十二日司馬光疏後不知舊錄

何故於元祐元年正月十四日詔應今日已前奏案所

由官司並減元限一半了當以旱決留獄而大理等奏

案未下者尚多故也 中書省言點磨得宋用臣導洛

通汴并京城所出納違法等事詔宋用臣降授皇城使
添差監滁州酒稅其根究錢物未明事件送戶部結絕
仍令本部具合措置事件聞奏元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實錄與呂大防政目同但政目有其根磨不行五字實
錄無舊錄卻有考究未畢而責新錄又全削去疑此詔
宋用臣下脫已字須考詳檢看八月十二日又罷點磨
王巖叟王覲有言初合點磨當考月日元豐八年十一月
月十四日自宣政登防責皇城監滁州酒元祐元年十一月
月十八日又降皇城添監酒蓋前責未落遙防為監
酒今落遙防但為皇城并添監也元祐
三年六月四日四年八月四日當考
戶部言準敕
府界諸路耆長壯丁之役並募充等第給雇錢其舊以
保正代耆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看
詳所募耆戶長若用錢數雇募即慮所支數少應募不
行兼壯丁舊既第四等已下舊不出役錢只輪充更不
支雇錢亦慮難雇募兼慮諸路提舉司州縣為見今降

朝旨並創行雇募卻於人戶上更敷役錢欲乞應府界
諸路自來有輪差及輪募役人去處並乞依元役法如
有合增損事件亦依役法增損條施行從之河北路
轉運司言乞相度黃河利害所自迎陽埽至北京界孫
村口於今春內便行施功及先修舊河堤免新河枉費
工向去夏秋別為大患詔李常等相度施行訖奏如不
可行即具事理以聞去年十二月十四日今戶部言
河東路轉運司支給優賞致闕糴本詔特支末鹽鈔一
十萬緡內侍押班劉有方乞避張茂則親詔特不避
詔商號州保甲依舊更不冬教其乾祐縣保甲將來
依例冬教是日詔閤門司馬光呂公著自今前後殿
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

甲辰監察御史王巖叟奏臣聞盛德之君必有所畏上所畏者天道下所畏者民心故常悅民心以求天道順天道以慰民心伏見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暵爲災非獨一方而廣及四遠麥苗槁頽水泉涸變異甚大此天道之所以警陛下也民心嗷嗷日懼疾疫交生而饑饉繼作流亾無所而盜賊繁興非國家小事陛下何不於民心而求之今陛下仁愛之念固深且至矣然徒爲祈禳小數以冀消伏則臣以謂未得所以求天道之要天道之要在民所苦者革之而不吝民所惡者去之而勿疑爾傳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非欺後世之說也惟陛下無忽幸甚臣觀天地之所以示意於陛下者非不再三比者旣陰而復晴欲雪而還已陛

下知其然乎猶陛下於天下之大害朝中之大姦已悟而復疑將斷而又止也如陛下曠然判忠邪別是非除大害復大利使億兆鼓舞驩然一辭和氣上薄於天則天自將以膏澤嘉瑞答陛下矣何憂乎災變何事乎祈禱也哉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莫如茶鹽之法流毒數路陛下固知之矣且優柔而未斷以絕其源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天意之所以未開也朝中之大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賊狠戾相爲朋比以蔽天聰虐下罔上不忠之迹著於兩朝天下之人皆願逐而去之以致清平而陛下反容而留之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天意之所以未開也伏望陛下上下體天心下觀民意奮厲威剛一革大害一去大姦

以爲宗社無窮之休以爲生靈莫大之福然臣章雖數
上而天聽益遠言已極而聖心未回意者陛下以臣懷
嫌挾怨不本天下公議而私出已意妄詆大臣願陛下
出臣前後章疏集百官於朝堂會議以決是非儻以臣
言爲非則臣甘從竄斥如以臣言爲是則乞罷確與惇
臣非敢有激也不然恐無以解聖心之疑而成天下之
治臣不勝拳拳忠告之至貼黃今姦邪在朝格陛下之
良心害陛下之美政者非一二人然莫如蔡確章惇爲
姦臣之傑也臣不得不先爲陛下力言之惟睿明省納
幸甚又貼黃臣竊聽中外之議皆望升祔後大有所變
進忠退姦興利除害以滿四海之望而沈然不聞但聞
升祔後執政大臣無名轉官受厚賜而已今大旱如此

正當如兩漢故事策免三公之時而反濫賞確等此天
道之所以不順也伏望陛下鑒古而行以答天戒國家
幸甚

丙午上御延和殿疏決在京繫囚除常赦所不原外雜
犯死罪以下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丁未三省樞密院言高麗表內有太皇太后表及進奉
物故事惟答以皇帝回諭敕書今欲依例從之詔高麗
賀登寶位進貢物並依條例回賜御史中丞黃履言

乞修正不用去官赦降原減條詔刑部大理寺看詳合

去留以聞蘇軾自辨章可參照御史王巖叟言近除太學博士

劉涇學正謝文瓘不協衆議並罷之御史安惇言開

封府推官胡及縱獄子胡義拷無罪人死又推治公事

漏泄獄情詔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元豐八年六月丙戌及依舊供職

御史劉次莊言門下中書外省置局設官編修六曹寺

監條例歲月浸久殊未就緒欲乞罷局送六曹隨事修

立委三省屬官詳看詔見修條貫限一季畢如出限官

吏添給勿給舊錄云始先帝董正治官三省六曹之職而有是詔新錄辨曰既未有法守及分修未及上

須備載自始先帝董正至有是詔三十五字並刪去

禮部言高麗奉慰并賀登寶位使人進奉物合行回賜

詔賜高麗國王馬三匹銀鞍勒一副衣二襲金帶二錦

綺羅一百五十匹衣著五百匹絹一萬匹銀器五千三

百兩奉慰及賀登寶位使副人從各賜物有差廣西

經略司言邕州橫山寨主劉舜賓謀知歸化州叢智會

等將以九月劫掠山獠已牒邕州考覈詔智會向經交

趾迫逐方還巢穴勢必不敢侵掠引惹讎隙慮緣邊官

司為近經分畫希望功賞乃指交人生事妄以智會為

詞兼自去年十月申舉至今尚稱未得其實且經略司

去邊最近尚不能覈實則緩急邊防安得不失機會令

苗時中速體量詣實若交趾無故侵犯宜即詰問不遵

詔敕端由其男女被虜者喻使歸之事訖以聞苗時中在元豐七年六月

館伴遼使所言國信使蕭洽等稱南使過

本朝生餼錄目無大宋國賀正旦或生辰字今所賜餼

錄卻有大遼國賀字乞除此四字方敢收留尋面諭以

久例豈可輒有更改直至回程終不收受詔雄州移牒

北朝涿州其錄目俟蕭洽過界牒送訖奏刑部言準

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開封府諸路州軍應奏

大辟案稱刑名實有疑慮及情理可憫者仰大理寺並
依法定斷并作疑慮可憫條送刑部看詳如刑名實有
疑慮情理實有可憫並具因依奏取旨若無疑慮及可
憫者即具鈔奏下本處依法施行不得一槩將舊例貸
配破卻律敕正條仍委門下中書尚書省點檢如有不
當及用例破條奏乞取勘施行本部看詳除已遵守外
所有依法奏覆公案上省取旨從之新舊錄皆如此朝散郎
集賢校理黃廉為戶部郎中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六
年未嘗乞赴闕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故比陝西河
北獨不賜戰袍元豐末他路保甲擁兵入縣鎮賊殺官
吏羣盜通行數州獨河東保甲不為犬吠之盜司馬光
閒居往來陝洛間聞河東民言甚美因熟問治狀呂公

著亦言河東軍兵邊民德廉甚厚故有是除此據黃庭堅所作廉

行狀增入更當考之朝奉郎劉昱為戶部員外郎此據政目

乙酉詔太皇太后出入儀衛可添御龍骨朵子直三十

六人御龍弓箭直四十五人御龍弩直四十五人皇城

司禁衛五十人馬隊三百五十人東西班茶酒班殿侍

共一百人快行增至二十人軍頭引見司監官二員并

將帶承局等子依隨駕例祇應鈞容直并動樂殿侍候

將來開樂日取旨是日司馬光始以疾謁告

庚戌侍御史劉摯言臣自去年十一月後來累具狀彈

奏宰相蔡確不恭不忠貪權罔上無廉恥之節失進退

之義營私立黨陰害政事皆公議所不容而朝廷安危

大體之所繫天示譴告早曠成災無變理陰陽之德無

責責台通鑑卷一百六十四

摯又言臣近者累具章疏乞賜聖斷罷黜宰臣蔡確
至今未蒙指揮施行臣本以姦邪在朝豺狼當路故不
避禍患以盡言責而陛下曾不省察豈微賤之臣區區
之瑣說不足以感悟天聽乎然臣之所言皆天下安危
生民禍福大計非臣之利也今理難緘默伏望聖明略
垂顧省無以臣之賤而廢其言天下幸甚謹按確本無
學術又無德望因緣遭遇惟以鍛鍊大獄排斥善良聚
斂民財阿諛苟合致身執政仍以深中不測爲履行附
會取容爲事業引置私黨相爲表裏此天下之所共知
也昨者神宗靈駕發引公然違敕不赴內宿及山陵使
回略不依故事辭位而使其門下之人揚言於衆謂已
有定策大勳嗣皇倚賴貪天之功以固權位欺上罔下

更無廉恥至於假朝廷政事以行私意因王珪薨歿遞
遷門下方兼三省蹇周輔父子明有罪惡但以周輔在
開封日曾勘蔡碩欠錢兩事周輔皆爲曲法平掩報其
私恩不使罷任如此之類亦中外之所共知臣已於前
章論列其詳矣今自去冬以來都無雨雪畿甸及京東
西近而易知也陝西河北江淮之遠有人來者臣每詢
訪皆云大旱則被災之地可謂廣闊百姓一歲之命惟
賴麥爾麥不登則民飢民飢則盜賊必起又疾疫相承
而作天下之勢誠可大憂非小小災異乃上帝警告以
動聖慮也漢世水旱災變必策免三公而三公以災異
引咎自殺者比比有之又曰烹宏羊天乃雨夫烹人非
致雨之道而雨必可致者蓋桑宏羊聚斂姦臣也以謂

京是人則民心悅民心悅則天怒解而和氣應也前世
及本朝凡遇水旱變異則執政之臣必須引咎自劾惶
恐畏天懇求去位以避賢路以謝天譴蓋身爲公卿職
在變理陰陽故也確位居上相正任其責而恬然不以
爲意前日山陵使還不去今日大旱不去中外士論莫
不驚怪謂確貪固寵祿實有輕朝廷之心將謂皇帝陛
下春秋富盛太皇太后陛下垂簾之際或未能盡知大
臣充山陵使及遇災異明有辭任典故所以幸於不悟
而都不備禮自言傲然安倨蔑視公議今旱勢累月已
涉春矣生民嗷嗷驚駭狼顧正是大臣恐懼待罪之日
又是陛下思答天戒更張政事變置大臣之時也確竊
據日久姦險陰害不忠於國無心於民與章惇死黨相

結同力護持敝法沮排同列以隔塞陛下善政誰不憤
疾而陛下覆之如天容之如地不判其邪正不辨其公
私此中外士大夫未見其是非成敗之所在所以懷疑
觀望未敢盡心展意於國家者也伏望憫此旱虐早發
睿斷明以故事罷職任使之外補則天下必安人心必
悅天下人心既安既悅而天地之和不應臣當被欺罔
之誅所不敢避然則陛下何惜去確以救四海之命較
其利害孰輕重哉陛下若以臨御未久恩遇執政不欲
遽有去留今來聽政已逾年又改元矣尙待何時也若
以皇帝陛下盛年左右須人輔導則自有二三老成道
德之人何賴確哉確姦險刻薄不可使久在陛下左右
朝廷終無所益伏乞速賜指揮將臣前後論確章疏付

外施行臣不勝愛國愛人區區之心貼黃若不早罷確
職事則善人終不可立邪黨終不可辨敝法終不可改
善政終不可行疲民終不可安士大夫終懷畏貳不得
盡心於朝廷所繫甚大伏望聖聽無疑早賜施行又貼
黃臣昨亦論章惇乞行黜降今來未敢併煩聖聽候罷
確日別具彈奏又貼黃水旱罷免宰相古今明有故事
確位上相罪惡不少今止以旱災去位而免其貶竄掩
其姦邪已足爲幸於國體無傷臣獨區區如此者亦非
狂妄自棄也蓋天賦愚直心嫉姦惡出於孤遠蒙置之
言路見確無禮驕慢爲天下之害所以盡言以報恩遇
伏望早賜指揮爲歲首發政之美摯遺藁以此爲第六
年正月十三日立春此云今早勢累月已涉春矣或恐
在二十一日第五疏前編遺藁者偶失之今仍附二十

一摯又言臣自去年十一月後來累具章疏彈奏蔡
確乞賜罷免至今未蒙施行伏見祖宗以來執政臣僚
苟犯公議一有臺諫論列則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去者
其所彈擊又不過一二小事或發其陰私隱昧之故然
章疏入卽日施行蓋去留大臣一切付之公議雖人主
不得以私意加也今臣所論確之罪非一二也非小事
也又非訐人之私過隱慝也皆是欺君罔上不恭不忠
貪功怙權無廉恥立朋黨極人臣之大惡並有實迹天
下之所共知而王法之所不容者也臣言屢進極於忠
憤矣而天聽愈高莫能感動今上天儆告旱災已成二
麥已乾疾疫已作饑饉時至民將流亾盜賊將至羣情
驚懼大命近止累月以來日青亾光風埃昏塞此何時

也而陛下曾不以爲慮天戒如此豈可不畏夫欲轉禍爲福甚無難緣今日災變本非人君有失德所召也又非朝廷無仁政所致也止以今日政在大臣而大姦雜處忠邪混淆無變理陰陽之德無厭服中外之望害流生民人情憤鬱之所致也陛下專務包容使天下受其患而獨幸此一二姦人何謂也邪正不辨是非不分如黑白冰炭之不可同也宜早分辨之則忠義之士知所向而善政立矣臣又竊料聖慈不欲傷恩欲待其自請而後以禮數去之耶確之無廉隅貪權勢也久矣自去年已來百術千慮爲安身不可動之計則今日安肯以水旱故事自請哉若或陛下疑臣排擊大臣有挾私之意伏望降臣前後章疏付三省辨正是非早賜聖斷罷

確職任以答天戒中外之心旣安以悅則天變必回和氣應而時雨降尙可救枯槁災厲萬分之一伏乞速賜處分貼黃古者水旱策免三公及本朝以來大臣以災異未有不自請罷免闔門待罪者今大旱如此確位上相安然自處略不備禮足以知其輕視朝廷蔑無公議又貼黃陛下自去年以來凡政令未便於民者略已更改雖未能盡去其根本大害然節次所改者不少皆是確久來護持以爲善法者也而今合同衆改之前日不以爲非今日不以爲是則尙可以爲大臣而責其事君之義哉兼議者又以謂確深險而多謀今肯依從改爲非誠心也蓋陽欲自託於正人以爲安身之計俟他時復肆其志則今日善政卻須變更臣觀確處心已見反

覆則議者之語不可不察也惟望早賜罷確專任正人使善政畢立則後日不可搖矣摯遺藁以此為第七疏繫之正月而無其日

摯又言臣近具狀乞罷宰相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臣備員御史以觸邪指佞為職今宰相姦險有犯公議臣若失職誰敢言者伏見祖宗以來所用相考遴選擇必取天下有德有望之人故內則廟社安外則夷夏畏下則眾庶伏其功名事業昭於天下至今稱之未嘗有法獄之吏聚斂之臣詭譎之才陰賊之行天下所嫉而使在相位如確者也臣所以不避再三干冒天聽確之當去其罪非一公違陛下敕命不赴神宗發引內宿為大不恭其當去一也山陵使回明有歷代及國朝故事而略不引罷廢禮貪位其當去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

乃天人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確輒自稱定策貪天之功其當去者三也在中書二年不將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遷門下陰使言者申請招權營私其當去者四也其弟犯法蹇周輔承勘兩次皆滅裂平治其事故今日周輔父子有罪言路累有彈奏而確力主之不罷其任屈公法報私恩其當去者五也執政臣僚已經覃恩遷轉無故又進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謾聖聰不顧廉恥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柔一剛一合一離欲其銷磨同列牽制善政中外皆知其術其當去者七也去年十月至今並愆雨雪驕陽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實由確姦邪所召況位居上相正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熙甯元豐間鍛鍊冤

獄排逐善良引薦姦偽變更祖宗政令誅求民財確在
言路在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法令未便何嘗
聞有一言論列裨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用及至今
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於人曰在當時豈敢言也此確
之意欲於今日固其名位故反歸曲先帝是可謂大不
忠矣朝廷以高爵重祿尊養輔臣欲何用哉豈有見可
言而不言也假如言之而不聽當以死繼之假如畏懼
而不敢言則當辭事而去乃臣子之常分也當時詭隨
及時移事改方爲自全之計而賣過歸咎是可謂大不
忠矣事先帝不忠則安肯盡忠於陛下也哉此其罪惡
尤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陵行屬官故事
自皆推恩而確乃特薦高遵惠張璉韓宗文乞從優恩

上欲以悅聖意下欲以餌同列賴陛下至公照其狡計
而議遂不行中外聞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確
之邪正不難知也此一事尤喧物論而罪尤大者其當
去者十也確之罪惡如山羣議沸騰臣愚區區之言略
已自竭而聖度包容一切不以爲意在聖慈不失恩於
確則可也其如朝廷之輕重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禍福
人情之去就在確之罷爾則所繫豈不大乎今忠義之
士當盛明之時人人皆願自效而確猶在位誰敢明目
張膽盡心於朝廷哉正人不得立則陛下之善政不得
行天下之敝法不得改今大旱累月燥風慘日自冬入
春宿麥已槁疾疫將作內外之情驚惶不安皆由大姦
在朝天示譴告伏望聖慈深察事勢以天下爲念早發

聖斷罷確職任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召和氣以慰公
議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摯言確十當去事與八年

日乙巳并此年閏二月五日甲午蘇轍所言須并考此章摯集有之遺藁獨無當考

辛亥詔以時雨稍愆今月二十四日太皇太后躬詣中

太一宮集禧觀祈禱 詔寺監闕官並依在京通用合

六曹寺監官在假奉使聽以本處官兼外其主簿亦許

權丞從禮部所請也新錄又詔改府界第十一將充

京西第七將訓練鄭滑州軍馬依舊滑州駐劄以府界

第十一將下鄭州步軍三指揮練屬西京第十將下京

西第七將下陽武縣步軍三指揮練屬府界第七將下

其開封府界第十將訓練尉氏陽武縣軍馬依舊尉氏

縣駐劄以鄭州復故也新錄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

甲巳罷團教其教閱器械令赴官送納仍立府界三路

私有禁兵告獲賞格從之 左正言朱光庭言乞委合

佐揀擇弓手疲軟者易以應募保甲從之新錄削去初

云云又言累降指揮下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禁止邊

人不得與夏國私相交易訪聞私易無所畏憚詔將官

及城寨使臣告諭地分蕃部首領及弓箭手人員把邊

將校等覺察違者治之二月十一日詔可考光庭又言此據編

增入正月臣聞自陛下臨御以來思致天下元元於太

平四海之內莫不懽欣鼓舞皆以謂升祔之後必大有

為進忠退邪以起善治延頸企首日夕以冀今踰一年

矣未奉明詔人意鬱而上干於天故自冬涉春膏澤不

下陛下焦勞在念靡神不宗以至親御便殿原洗囚繫

然而嘉應未孚天其或者有以寤陛下所以致之之由豈非姦邪之臣充位而未去私心邪說交相爲亂是以變爲戾氣以及天下今一郡一縣不得其人尙爲千里之害而況身居鼎軸之任動繫天下苟非其人則害可勝言哉方今聖政日新自當風雨時若所以未然者蓋由忠邪未分此天意有以寤陛下也儻陛下照見姦邪早行睿斷則和氣致祥固未爲晚若蔡確不恭而心私章惇不忠而邪說韓縝不恥而旨寵是皆不足當大任臣已累嘗備論之願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竊以蔡確章惇韓縝不恭不忠不恥之如此必無大公至正之心以陛下生靈爲慮故於議論政事之際章惇則明目張膽肆爲辨說力行醜詆以害政事蔡確則外示不校

中實同欲陽爲尊賢陰爲助邪韓縝則每當議論亦不扶正惟務拱默爲自安計執政大臣處心積慮如此姦邪惟陛下寬仁尙容在位然豈不爲聖政之深慮者哉今夫內有青苗免役茶鹽等害未盡更張外有邊防疆場之事未經處置以臣觀之是皆枝葉之害未足爲憂惟其姦邪未去實根本之大患若根本之患除則枝葉之害何慮而不去哉恭惟陛下至明如日月無私如天地凡所爲之政莫不曲盡於誠意惟是執政之間姦邪未去最爲根本之大患者舜之爲君放四罪而天下咸服湯之有天下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臣願陛下上法舜湯所以放四罪去不仁特奮睿斷罷去蔡確章惇韓縝柄任別進忠賢以輔聖治則自然三光明寒暑平風雨

時休徵不旋日而至矣 監察御史王巖叟奏編類章疏元年

十二月二日臣近以大早上章乞早革大害去大姦以答天
戒指言蔡確章惇相為朋比以蔽天聰虐下罔上不忠
之迹著於兩朝乞出臣前後章疏集百官於朝會議以
決是非今復累日未蒙施行臣竊惟陛下祈禱甚勤而
天心未應旱虐日深民命近止陛下不可不思伏以水
旱為災國家重事稽前代舊章則三公例當策免考本
朝故事則柄臣自合遜辭今陛下有容既重退人之意
而姦臣無恥又忌避位之心臣於此時何可循嘿蓋臣
之所據是朝廷公器臣之所陳是天下公議虛公器而
不言則負朝廷棄公議而不卹則負天下臣苟如此陛
下置之何用且自古以來置諫官御史正要為朝廷論

大害言大姦與天子為耳目非欲以蔽天子聰明使姦
人長惡也又自古以來天下大害莫不由大姦而成必
先除大姦則大害自去臣前後所論二姦臣事迹甚明
伏望陛下覽臣苦言察臣血懇臣非病狂何肯不籍身
名妄把忠賢破壞不惜門戶故與權臣作讐陛下豈不
知蔡確章惇受先帝恩深明知天下疾苦都不進一言
告先帝知之惟是阿諛佞媚欺罔蒙蔽以安身固位而
已非先帝不聽其言也辜負恩德可為痛心豈有不忠
於前日而望其忠於今日哉古人謂聽言之道必以事
觀之今確輩之事陛下可觀而知矣臣等之言陛下可
考而聽矣臣伏料陛下固知確惇為姦邪但未能遽斷
爾傳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先王之所深戒也願陛下

早賜依臣前疏所乞施行上以答天意下以慰人心貼黃臣竊以今日人心之望陛下猶陛下之望天意也陛下未有以答人心故天意未有以答陛下此理甚明陛下何惜去姦邪以應天意為生靈之福

壬子刑部修御史臺察官功過歲終考較及比折分等法並從之

癸丑太皇太后駕獨祈雨此據政目增入實錄不書

甲寅董戩遣人入貢

丙辰上幸大相國寺祈雨 丙辰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即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既已升祔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

則懼成煩擾欲採摺紳之議皆合帝后為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地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予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甯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民之心不亦善乎舊錄云神考始建原廟嚴制後世不可得以此增損至是承微意奉神考屈居後殿仁太后盛德以成神宗之美乃以謂神考錄辨曰此宣非詔旨也自神考始建至不忠耶五十三字並刪去

侍御史劉摯言臣累具狀彈奏宰臣蔡確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指揮伏緣朝廷之上忠邪並立內外人情不安臣以微官備耳目之任義難苟止確之罪惡前後論列已詳今再論安危所繫之大體伏自聖明臨御之始首起司馬光使之執政於是天下之人無遠無近莫不歡

欣厭服以望蘇息然光以至誠直道獨行孤立所恃者
惟聖明特達之知而廟堂同列略無誠心助光爲善者
不惟不助而又有妬忌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
政而利於己也故每議一事則須口舌紛紜而後能決
乃政令既下則內外官吏猶懷疑畏持其兩端未肯悉
心奉行皆以確之與章惇乃是前日欺先朝造法作令
倡和護持最堅最久之人也今乃並據要路氣焰權勢
震凌中外又布置朋黨曉夕計謀以固其位坐待他日
反復變更而執今日之事此人情所以恐懼而觀望未
敢定心專志以事朝廷者實爲兩人故爾上則陛下雖
有仁惠之政爲確等所艱難而不得純被於民下則士
大夫雖有忠義之節爲確所脇制而不得自竭於君則

確與惇之爲今日害豈不大哉臣不知陛下何惜一言
去天下之大害也今司馬光老矣而病羸已甚萬一事
有不幸光不能支持則陛下之仁政遂不復立矣生民
之疾苦遂不復蘇矣陛下所用善人君子遂不勝確等
陷害矣善人被禍未足論而使確等復得志則肆毒於
天下必愈甚於前日矣陛下試思及此則社稷大計豈
可不念之哉時難得而易失禍福之間密不容髮惟望
聖慈深思幾會早發神斷罷確與惇別選德望與光同
心守正之人置之左右以成就陛下善政以綏安陛下
疲民使忠義之人曠然無懼竭力以報陛下此事無難
在陛下一言而已確等不去則朋黨立確等既去則朋
黨消蓋小人邪黨本以利合若見朝廷利害已正則彼

由亦隨時而化皆足以爲朝廷用矣伏乞將臣前後論
等章疏速賜付外施行早罷確等以辨邪正臣不勝
憤懣憂國愛君之至貼黃臣聞確等常在通進司探問
臣僚文字緣於歷內盡見抄上數目今雖蒙聖恩欲全
愚臣故章疏未賜降出然留中文字確已知其數故已
疑怒臣等日謀傾害臣迹甚危伏望體察不若盡出臣
疏付外公行臣雖被責亦所甘心免被陰害又貼黃陛
下雖用司馬光而反使確等牽制之故爲政將一年矣
雖更制改法利於民者固多而大病根本皆在又天下
推行之人猶懷疑貳依違不肯盡心使民不能盡被惠
澤也推行所以懷貳者以確與惇持權當路人畏他日
反覆之禍也伏望專任正人早罷確等則善政可以成

基本既定後日不可動乃萬世之利也又貼黃臣昨曾
有貼黃奏聞候罷確日別彈章惇今來二人爲害一等
皆中外所畏者臣故於今狀同論之又貼黃確自陛下
卽政以來其大罪犯公議者凡十餘事臣前具狀彈奏
今天下大旱日月已久災害已成陛下焦心憂民至煩
車駕躬行祈禱而確爲首相正任其責略不引咎避位
以謝天譴以厭人心足以見其欺慢陛下矣只此一事
自合竄黜摯遺藁以此爲第八疏正月二十七日上

丁巳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韓維等言臣等見進讀三
朝寶訓其間有祖宗時事與今不同者蓋當是時天下
初定與治平之後事體自別君臣論議亦從而異又有
祖宗一時處分難以通行於後世者欲乞遇有似此等

中事有不可上聞者欲輒不進讀乃是人臣獻可替否之意兼奏陳畫旨乃敢奉行豈可謂輒不進讀自時欲改革至不進讀二河東路安撫使呂惠卿言本路太

原汾等一十四州軍正稅之外別有和糴之名而未嘗

用錢又不得與災傷檢放倚閣及不隨赦恩蠲免今朝

廷雖除其積欠而不正其本根乞專委轉運提刑提舉

司訪聞民情立法聞奏詔河東路轉運提點刑獄提舉

常平司與經略安撫司同共相度立法以聞惠卿家傳可考

中書省言元豐六年九月敕舍人各隨所領房命詞今

除刑房間有責降牽復及兵房有蕃官遷轉外其餘差

除並在吏房日常行詞餘並無詞命欲令依舊各僉押

逐房文字其命詞止依故事論日分草從之元豐六年九月乙丑

戶部言相度河北鹽法所言乞廢罷見行新法復行

舊法通商從之八年十月十八日已卯初命范錡同河

罷新法悉用舊法也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言宜州溪峒司申

莫世忍乞遣人進奉詔許進奉更不令赴闕其表狀仰

收接投進所進物令本司椿管以聞司馬光呂公著

既遷官詔閣門光及公著正謝特令再拜不舞蹈恭謝

景靈宮神御亦止再拜光尋以疾謁告是日二十八復

有詔改正謝及恭謝光惶恐不敢奉詔乞疾疾間入謝

依減拜指揮光自是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屬

五月十三日光又移書三省曰移書三省密院不得其詳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疏事貢其短拙以

求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

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生又雇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爲今日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什已七八若慮逐處利害不同卽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爲相度別立一州一縣敕施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藉賴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協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優便常情議論已是非一若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異日遂爲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常苦富民常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

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致乖方然後可以倚仗爲股肱耳目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會編見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爲易守格爲難旣出指揮已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隳壞始爲有益也早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饑不可不預爲之備國家所賴爲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卹也欲加存卹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賑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旣省民不失業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作擘畫散米煮粥徒聚爲餓殍

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預先將常平斛斛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贍貸米委州縣椿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戶有闕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歷子每五七日一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下戶爲始縣亦置簿拘管請到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卽一切住支卻令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弋俊已獲未聞賞獲之者有將官討捕者不無騷擾宜早罷之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擒之者賞以班行今旣擒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算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啟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除

官不拜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霑及又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大功願諸公進呈秉國時文字詳爲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簾前宣諭上封事異等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事光有看詳封事歷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願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敷奏量加褒異以成聖志又遺書樞密院曰呂大忠言夏虜乍恭乍驚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用終當與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過年歲間彼必屈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曠然歸以侵疆赦其罪戾貢賜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公更召見詢訪其詳然如光愚見若只如去夏

約束檢門下開拆簿會行下則大是悠悠徒爲玩令一
無所益須別立法云應漢戶熟戶與西人私相交易者
正犯人處斬妻子送江淮編管粉壁曉示許人陳告卽
時給係省錢五十貫充賞本地分巡檢寨主監押並衝
替仍令經略司本州常切覺察如此逐處行卻一兩個
方能禁絕若西人往年興兵壓境以脅慶州劉忱時亦
莫之聽但堅壁清野使自弊而去河東經略司總領二
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地接二邊帥府之重孰過於此
而以吉甫處之果能稱職否且如昨者北敵侵火山地
不與於初累石時便令撤去彼若放箭射我何傷仍明
據道理緊行文牒痛加詰責云當奏朝廷問諸北朝今
朝廷亦不共理會示之以弱但恐春暖敵狃於得志以

爲南朝易與大興徒衆廣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如之
何土地者國之本若敵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
成何國家此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也渠自乞揚州
諸公何不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以代之子
厚方欲措置熙河爲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方頭目其
人豈高材英器憂國忘家者耶願早易之勿致敗事御
史所言保甲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彼得三時務農豈願
此微茫賞物而省國用不少但與逐旋置庫量留金帛
遇冬教時委令佐選絕藝賞以銀楮子銀盃綵緞如何
又班行雖云猥賊亦是國家命官豈可如泥土與人其
出等事藝及正長教人及分數欲更不與班行正長所
以鞭撻保丁只爲未及分數未賞故也前日見駕部來

白沙苑地狹不能容京西所送騾馬且彼無牡馬徒多
養騾馬何爲但使之積死可惜耳欲令京西未發者皆
烙退印還民已發者令沙苑估價出賣如何若可取望
早指揮然監收亦不可不一面早差官相度興復漢唐
都長安故養馬多在汧隴三輔之間國家都大梁故監
牧在鄆鄭相衛許洛之間各取便於出入今宜且復近
處一二監各有舊基故也子厚常言軍賞誤何時當與
裁減改正邊人立小功者宜勿賞此宋璟所以安開元
也封事大約一篇止有兩幅吏去其籤子厚欲有去取
既難得會議彼亦有大利害但請子厚欲去者去之餘
令進入貴早結絕又手書與呂公著曰自晦叔入都及
得共事每與僚寮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悃悞雖日多

接武猶隔闕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覲之
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疾好盡言以招人過
遇庸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怒況至交益友豈敢反懷情
不盡乎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
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竢乎
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謹默太過此際復不廷爭事
有蹉跌則入彼朋矣願勉旃勉旃光誠不肖豈敢以憂
國爲己任然昨日富家之論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
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
矣

昨日富家之論不知何事當考與三省密院咨目及

考詳見欲作一文即二月六日依奏劄子前日所草

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此未見二月八日詔舉司
措置存郵飢民七俊三月二十六日陝漕言八日詔舉司
張州南陽縣韓維論范鎮文字二月十日旌賞封事異

賈合道卷一百六十四

等呂大忠禁私市擇人代呂惠卿易熙河帥罷按閱保
甲復監牧裁減軍賞此數事當細考施行月日或訖不
會施行

戊午復瀛州東城鎮爲縣 是月右諫議大夫孫覺言
臣竊見漢陳平對文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化之宜外鎮撫四夷內
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也丙吉見牛喘問之掾
史謂丞相失問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三公典
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兩漢大災異罷免宰相者
以其責在變理之地太宗朝李昉以霖霖百餘日陰陽
乖戾罷仁宗朝王曾以昭應宮災罷梁適以苛慝並作
變異重仍罷水旱過常爲大災變爲宰相者當任其責
宰相不以爲任則誰當任之今自皇帝陛下太皇太后

陛下親政以來所以便安元元有所更易者其事不一
下至閭巷小人山海殊絕之處莫不謳歌而鼓舞然而
陰陽未和旱氣太甚經冬無雪春又不雨彌數千里粟
麥失種此其爲憂不一日二日而已也將恐編戶乏食
盜賊羣起良民受害浸爲遠近之憂皇帝陛下太皇太
后陛下親出祈禱憂勤切至徧走羣望未嘗一日而忘
其憂而蔡確韓縝視之眇然若不任其責者未有閉門
引咎上章謝罪引故事乞賜罷免天意有可知者前後
雨雪少降而輒止陰雲稍合而復散意者揆務不勝其
任和氣不格其應乎爲宰相而無體國憂念之心愛民
惻怛之意晏然自處若其事非己憂者臣以爲此非大
臣之道也伏乞依兩漢故事循祖宗舊例各賜罷黜以

警百官二月甲申覺侍御史劉摯言臣近具狀論奏
 僧惠信指論僧司重法吏人受贓公事已蒙付下大理
 寺施行然伏見聖旨指揮令據惠信經祠部狀內所指
 人根究不得支蔓臣看詳惠信元狀前於開封已曾斷
 遣後經祠部已送推司會開封申陳言祠部不當遂朝
 旨更不施行今既復以付之所司則所司自有推勘之
 法若止究狀內人數即或有分贓寄贓之類及凡干證
 左而不見於狀者皆不許其追照獄無所質何緣得情
 兼祠部開封各係經歷若有不當自合一案推結況兩
 處昨者互有所陳何可置而不問蓋狀內之事則於法
 有禁若狀內之人於事相干安得不治自來朝廷送所
 司公事止令依法或約束不使支蔓未聞限定根究人

數臣又慮進呈取旨之時不曾子細開陳致有如此處
 分竊慮勘司承望風旨不盡公理縱失有罪違廢典法
 欲乞再降指揮本司並依自來推勘條貫乞仍責立近
 限不得淹延若前來承行官司明有違法並令依條一
 處圓結奏裁摯初疏附元豐八年十一月末此第二奏
 也據遺藁乃正月二十九日上今附月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五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祐元年二月庚申朔辛酉詔京東西淮南安撫轉運
 提刑司體量巡檢縣尉老疾不任職之人選官對移或
 奏差具因依以聞 又詔大名府自經水災民田多滄
 浸耕種未得人戶艱食向雖賑濟尙慮官司拘制使被
 災之民未蒙恩澤可委大名府安撫使韓絳詢訪賑濟
 館伴高麗使言高麗人乞開寶正禮文苑英華太平
 御覽詔許賜文苑英華 詔軍器監將諸路未造軍器
 如有須合製造卽以聞新錄 樞密院奏請諸軍年七
 十若病患假滿百日或不堪醫治差使者諸廂都指揮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五

使除諸衛大將軍致仕諸軍都指揮使諸班直都虞候
帶遙郡除諸衛將軍致仕諸班直上四軍除屯衛拱聖
以下除領軍衛仍並以有功勞者為左無功勞者為右
從之 樞密院言非將官駐劄處軍馬欲乞府界京東
西路差本處都監或監押一員充訓練官依將敕施行
仍選畱押隊一員餘並減罷遇全將差發許本將指名
奏差小使臣二人權充歸營日罷從之 又言府界五
路保甲已罷團教應保甲赴教日止用民間衣裝不得
勒令別造從之 講筵所乞借實錄詔只令取會
吏部郎中張汝賢言奉敕差福建路按察并臣僚上言
本路轉運副使王子京買臘茶事令相度乞並依熙甯
五年二月六日朝旨除依舊禁權州軍外並放通商從

之熙甯五年二月六日朝旨未見今以元祐鹽法冊增
年二月七日并新淮南等路提點坑冶鑄錢事李深
權通商地分
言坑冶鑄錢舊隸一司至元豐二年以荆廣淮浙分為
兩路韶州岑水等場自去年以來坑冶不發欲乞兩路
提點鑄錢通為一司從之詔每路特借錢一十五萬貫
左正言朱光庭奏此據編類章疏臣竊觀天意未和
蓋緣人心未悅人心所以未悅蓋緣政事未修政事所
以未修蓋緣忠賢未安忠賢所以未安蓋緣姦邪未去
夫所謂天意和者何以形容三光明寒暑平風雨時而
已所謂人心悅者何以究知惟家給食足民無札瘥而
已所謂政事修者何以辨明惟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而
已所謂忠賢安者何以表見惟同心一德直道而行而

已所謂姦邪去者何以舉錯惟去其甚者惡類亦消而已故姦邪去則忠賢安忠賢安則政事修政事修則人心悅人心悅則天意和此不易之理也臣嘗論姦邪則指蔡確章惇韓縝爲之先論忠賢則以司馬光范純仁韓維爲之先去姦邪任忠賢惟先者爲急伏望陛下上觀天時如此愆亢將爲災歲矣臣願陛下早賜睿斷以順天意若以蔡確章惇韓縝久爲大臣進退以禮因此愆亢假之禮數俾均逸外藩禮固不薄矣陛下擢任忠賢彌加信任待以不次蔡確旣去乞以司馬光補其闕韓縝旣去乞以范純仁補其闕章惇旣去乞以韓維補其闕蓋此天下大任惟天下大賢可以當之非張璪已下備位之臣所以堪任也陛下果去姦邪信任忠賢上

合天意下合人望則和氣充溢於上下變災爲祥天之膏澤不旋踵而當降矣伏望聖慈斷在不疑早賜施行以召和氣以幸天下貼黃司馬光今已疾矣陛下早屏去姦邪專任忠賢天意助順就陛下太平功業司馬光必安惟願陛下早賜睿斷施行又貼黃臣竊惟陛下臨御以來聖政日新超越古今然而今日去姦邪進忠賢其勢甚易若蔡確韓縝章惇之姦邪天下所願去者也司馬光范純仁韓維之忠賢天下所願進者也非臣之私言也陛下因天下所願而行之天意旣和則膏澤自降太平可立而待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侍御史劉摯言臣竊以天下雖有極治之政而不能使民不爲盜也然要能禁其爲盜而已歷世以來法嚴則盜衰法寬

則盜熾國朝自近歲差役用募法而官弛捕盜之禁保甲用教法而民滋爲盜之心前來滑州之單安商州之王冲以村野之人逃亡之卒有一呼嘯遂能橫行蹂踐鄉縣殺害官吏以至煩遣兵將重爲騷擾大勞大費僅能散撲皆由防禁寬縱賞罰不明而寒飢猖狂之人附之者眾故也近日制旨既薄斂輕賦稍還其衣食之路又復置弓手縣尉巡檢而察捕賞罰並從舊典所以防備姦惡安養善良之意可謂甚厚然訪聞州縣不甚究心召募弓手至今殊未就緒巡檢兵級多未差填見今河北陝西京東西所在常有盜賊攘劫抄竊殆無虛日鄉野閭井人頗不安蓋前來保甲巡檢既有更不管勾指揮則其意固以不在於捕盜而新復官吏又未就職

此盜之所以乘間而作也累歲以來民間豐稔今尙如此自去冬大旱二麥失望積穀之家觀望不發人已艱食臣慮將來寇盜更有甚於今日欲乞指揮逐路監司爲備盜之計督促州縣速招弓手及差撥巡檢兵級嚴責近限早令數足以時訓齊準備緩急及再乞指揮吏部所差注巡檢縣尉略加選擇催遣赴任近制新復弓手所用器甲營房令所屬應付訪聞諸處巡檢自更改後來其解宇營房往往闕少或只於鄉縣寺舍安泊欲乞一就下所屬移那營葺仍委轉運提刑司候召募弓手差填兵級及應付事件了畢節次具數足及已了月日申奏若州縣明有稽違乖方便仰提刑司取勘聞奏臣近論役法乞除衙前依熙甯法用坊場錢召募外其

餘弓手等役人並乞用祖宗差法今來雇召又須候七分方行勾抽竊慮妨闕伏乞檢詳前奏早賜指揮詔檢會元豐八年五月十四日已降指揮府界三路巡尉弓兵並依保甲未行以前復置其上件三路巡尉速行差赴弓兵速行招填此據呂大防政目增入摯奏據本集正月七日二十二日可考

王戊詔上殿班自閏二月遇垂簾日引一班應上殿及特旨令上殿者閣門前一日關入內內侍省尚書六曹御史中丞同侍御史或殿中監察御史一員開封府知府輪屬官一員諫議大夫司諫或正言一員同對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臣竊以納忠之道貴乎盡論事之體貴乎密不盡則不足以感動聖心不密則不足以成就機事人主待臣下雖無間而臣下自立不能無不同既

不同則不能無忌礙而言有所不盡事有所不密言之不盡事之不密非有益於朝廷之道也古之人有以告於君者父子之間不以相語況可使他人聞之哉伏望聖慈察臣之言特賜指揮依久來故事臺諫官只令一人上殿庶使各盡其忠而無不密害成之失 又言臺諫官天子耳目之任當使各盡其見聞以告主上豈可卻使互相窺察常得志同道合之人則可若有懷私意持異見者如何與之共論於上前此不可不察也故事臺諫官論事不通議亦不關白官長蓋欲以各盡其忠豈可上殿卻使兩人同也 又言六曹開封府有司之事皆有定法所以官長與屬官同奏對今臺諫官須二人同上則似與六曹開封相類恐非體要如蒙允臣

所奏只乞作出自宸衷批出指揮二月二十八日又有

上殿則嚴叟此

章訖不從也司馬光言臣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

主趙秉常為臣下所囚與兵致討奮揚天威震蕩沙漠
彼攜其種落竄伏河外諸將收其邊地建米脂義合浮
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此蓋止以藉口用為己功皆為
其身謀非為國計臣竊聞此數寨者皆孤僻單外難以
應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足以守禦中
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有久戍遠輸之累無拓
土闢境之實此眾人所共知也王師既收靈州不克狼
狽而還卒疲食盡死亡頗多西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
此始有輕慢之心是以明年邊臣築永樂城彼潛師掩
襲覆軍殺將塗炭一城久之又舉一國之眾攻圍蘭州

期於必取將士堅守僅而得全敵自是銳氣小挫不敢
輕犯邊矣臣聞此數寨之地中國得之雖無利敵中失
之為害頗多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中國一朝
討襲無以支吾不敢安居是以必欲得之不肯棄捨一
年前敵嘗專遣使者詣闕深自辯訴請臣服如故其志
無他止為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既許其臣服敵求請
舊境朝廷乃降指揮其前則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
取罪人救拔幽辱非有意侵取疆場土地而已其後乃
云止將已得些小邊土聊示削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
之理此則朝旨首尾已自相違又與師本為振拔秉常
拒命者國人之罪豈可更削秉常之地於理差似未安
王者以大信御四海羌戎雖微恐未易以文辭欺也於

是敵既失望憤怒怨懟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云今來
賀正旦人使難議發遣自是正旦生辰乃至陛下繼明
皆不遣使人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遣使者詣闕
弔慰祭奠告其母喪并進遺物禮雖不備稍示屈服臣
竊料敵意不出於三一者猶冀朝廷萬一赦其罪戾返
其侵疆二者陽爲恭順使中國休怠陰伺間隙入爲邊
患三者久自絕於上國其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資
之物且因爲商販耳昔衛貳於晉晉取戚田及衛人既
服卻缺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
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
示德遂歸戚田於衛今西人所爲如此朝廷既不能拒
絕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納與之更始彼來則迎送館穀

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所問日復一日將踰二年臣
竊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弱心實內附故來則不拒去
則不追置之度外不以爲慮殊不知去年前王師大舉
深入將士所過烈於猛火割其疆場屢請而不還彼怨
毒欲讎報之心窺窬欲乘釁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
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譬如有虎狼在屋側垂首熟寢人
豈可見其不動狎而侮之循其頭躡其尾耶臣每思之
終夕寒心以臣愚於今爲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
二者禁其私市何爲返其侵疆凡天子卽位天地一新
滌瑕蕩穢大小無遺昔趙佗自稱南越武帝倔強嶺南
漢文帝卽位赦其大罪遣單使往諭之佗稽首請服累
世爲臣李繼遷俶擾西陲十有餘年關中困弊眞宗皇

帝卽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趙德明爲定
難軍節度使由是邊境安甯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
宗之成法非無所依據也今秉常之罪不大於繼遷也
米脂等寨不多於靈夏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
特下詔書數其累年不來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等不
備之禮喜其弔慰祭奠告國母喪進遺物之勤曠然推
恩盡赦前罪自今以後貢獻賜予悉如舊規廢米脂義
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除
省地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及蘭州
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
其本土欲且存畱以爲後圖猶自有名禦敵人者不一
而足俟其再請或畱或與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於會

州尙在化外而經略司遽稱熙河蘭會敵常疑中國更
有闢境之心不若改爲熙河岷蘭經略司如此則西人
忽被德音出於意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
豈得不鼓舞忭蹈世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
動眾所費億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棄之此中國之恥
也昔漢元帝棄珠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
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萬民之飢餓與遠
蠻之不討危孰大焉遂棄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
用心如天地之覆幬父母之慈愛盛德之事何恥之有
國家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
怨憤之氣逞凶悖之心悉舉犬羊之眾投間伺隙長驅
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如向日繼遷元昊之叛逆天

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米脂等干寨能有益乎不惟待
其攻圍自取固可深恥借使敵有一言不遜而還之傷
威毀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與之之爲便也此國家
大事伏望陛下畱神熟慮更與執政詳議以聖意斷而
行之不可後時失此機會悔將無及何謂禁其私市西
夏所居氏羌舊壤所產者不過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
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他國貿易其三面皆敵人鬻之
不售惟中國者羊馬氈毯之所輸而茶綵百貨之所自
來也故其人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寶元慶厯之間元
昊負恩僭亂屢犯邊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中國
未嘗蹈其境破其軍禽其將屠其城有害於社稷也而
首尾六年元昊遣使因緣邊吏卑辭納款頓頽稱臣雖

其惡積罪盛欲懷音革面原其私心亦未必不貪中國
之財思私市之利故也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
人交易傳聞近歲法禁疏闊官吏弛慢邊民與西人交
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
邊鄙小民竊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公私無乏所以
得偃蹇自肆數年之間似恭似慢示不汲汲於事中國
由資用饒足與事中國時無以異故也陛下誠能卻其
使者責其累年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皆不來賀何獨遣
此使者拒而勿內明敕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年歲之間
公私困弊使自謀而來禮必益恭辭必益遜然後朝廷
責而赦之許通私市待之如初然邊民與西人交易爲
日積久習玩爲常一旦禁之其事甚難何則若以常法

治之則有司泥文動循繩墨追問證佐逮捕傳送之人
停匿之家奏裁待報動涉半年如此則徒使邊民麗刑
者眾獄犴盈溢而私市終不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車
不能登峭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其上陵夷故也今必
欲嚴禁邊民與西人私市須權時別立重法犯者必死
無赦本地分吏卒應巡邏者不覺透漏官員衝替兵士
降配仍許人告捉獲賞錢若干當日內以官錢支給更
不以犯事人家財充如此則沿邊六路各行得一兩人
則庶幾可以聳動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
存政舉此事全在邊帥得人昔龐籍爲河東經略使下
令禁邊民與西人私市有熟戶犯禁籍斬於他處妻孥
皆送淮南編管一境凜然無敢犯者其後施昌言爲環

慶路經略使亦禁私市西人發兵壓境昌言遣使問其
所以來之故西人言無他事只爲交易不通使者懼其
兵威輒私許之法遂復壞若邊帥未能盡得其人則此
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光
又手書與三省樞密院曰不和西戎中國終不得高枕
光所上芻蕘果有可采否縱未欲遽以侵地歸之且早
下一詔數其不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臣禮不備諭以
天子新卽位務崇寬大曠然赦之自今貢奉賜予宜皆
復舊規但不責其必來獻地分畫疆界而已令保安牒
與如此則彼此相彌縫且有名又不失大體不乘此際
爲之萬一彼微爲邊患或更出不遜語愈難處置願諸
公算其多者

癸亥試御史中丞兼侍講黃履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履
自乞罷中丞故也履除內翰制不知誰作略云方賴執必
有故而新舊錄俱不載當正遠覽囊封而請更履此遷
蔡確四當去以爲履本確黨下陰使言者申請改三省
事法言者即履也履乃罷然改三省論此履先罷中丞
或由此開二月二日確乃罷然改三省論此履先罷中丞
嘗申請矣事具元豐八年九月乙巳提點淮南東路
刑獄專切提舉鹽事閻邱孝直知蘄州以言者論其失
覺所部售鹽違令也詔臣僚上殿劄子於簾前進呈
詔並實封於通進司投進即不得直乞批降三省樞密
院 詔淮南東西路提舉常平司體量飢歉以義倉及
常平斛斛依條賑濟訖奏 樞密院言按閱遍開封等
縣團教保甲提舉官客省副使劉瑄等今既減罷難議
依法全賞詔減半酬獎內有已行賞者依此改正及府

界三路去年所按該補名目保正欲依元條遞降一等
元補殿侍者支錢四十貫從之正月末司馬光書可考

乙丑命宰臣蔡確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以翰林學士
兼侍講鄧温伯吏部侍郎陸佃並為修撰官左司郎中
兼著作郎林希右司郎中兼著作郎曾肇並為檢討官
入內都都知張茂則都大提舉管勾 詔工部尚書孫
永入內都都知張茂則修景靈宮神宗皇帝神御殿
朝議大夫太常少卿趙瞻為直龍圖閣知荆南尋復故

復為少卿在閏二月六日今併此 詔以未得雨澤權令罷修黃河其
諸路兵夫並放歸元來去處此據王巖叟奏議增入實

閏正月李常等言故道高仰還河非便從之然則罷修
河蓋常等使回奏請也實錄獨闕之初遣常等在去年
十二月十四日常等乃建議乞增置水官然則鼎臣此云
考四月六日常等乃建議乞增置水官然則鼎臣此云

恐誤也

事伏覩今降指揮此陛下以實應天仁民愛物之深意

也然臣竊有所疑不敢遂默陛下以為大河之役勞民

動眾而未必有成功不雨之災實在於此此天意也不

若罷之便然臣聞救災卹難天之道也陛下豈不思北

流橫潰河北生靈被害者不可勝數日夜嗷嗷未獲安

堵其愁憂無聊之氣亦足以感天道致災變乎臣願陛

下念之勿忘更敕大臣講利害計輕重使河北生靈得

免大患以成王道無偏之美以全陛下兼聽博覽之善

巖叟奏并梁燾奏附二年四月二 詔三省元豐八年

十月六日詳注見二年二月八日 九月十八日後來增置職級逐省從上各畱錄事都事

兩人後永為定額更不得增置其以次合遞遷之人依

舊外餘並放

蘇轍龍川別志云自元祐五年五月末可考

詔併廢州縣令

諸路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司同相度合與不合廢

併以閩玉牒乙丑詔諸路

侍御史劉摯監察御史王

巖叟言竊惟天下涵濡太平之恩久戴白之老不識兵

革者非一日矣事方繁夥民務增衍議者謂益置郡縣

以分治之乃其所也而比者聚斂之吏苟欲減役人收

役錢以附今日率爾之間遂行併廢不復問事體之何

如人情之樂否蓋廢併之後州縣相遠闊有山嶺重複

江河阻絕遠者數日近者五六七宿不能一往來於官

者以言爭訟則百姓赴愬難以言賦稅則百姓輸納難

以言豪強則官司彈治難以言盜賊則官司警捕難以

言死亡則官司檢視難以言期會則官司追呼難不獨

實資台通鑑編 卷三百六十五

實資台通鑑編 卷三百六十五

實資台通鑑編 卷三百六十五

如此而已也且有據會要扼津渡四方百姓莫不引領以望城邑之復其故而欣然願出力役以奉公上臣愚乞自免役以來併廢過州縣軍監凡可復者皆復之以便民又言自來併廢州縣雖省得役錢以爲封椿之利然酒課稅額虧失者不可勝計今復添官三數員祿廩至微酒稅之利自足備用亦於公家無所侵耗臣昔嘗親見廢相州永和縣爲政之初永和之民相與號訴於官曰不知官中歲所利者幾何百姓願計其數均認之隨三稅以納幸畱吾邑不廢也官不敢受其詞竟廢之陛下以此觀廢邑之人情宜復否也又親見恩州漳南鎮百姓告於州乞自備材植出公力修解宇完倉庫復置本邑又親見大名府永濟縣自廢爲鎮屢遭羣盜

驚劫民居破散無復生意劉摯奏藁有此章王巖叟集

奏議亦有此更須考詳先是司馬光言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

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卻得休息數年營治家產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出錢數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錢者此其一害也舊日差役之時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免役驅迫貧民剝膚椎髓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壑强者聚爲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敢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公

人則恣爲姦僞曲法受贓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
事發則挈家亡去變易姓名往別州縣投名官中無由
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三也自古農民所有不
過穀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取諸其身
而無窮盡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
人殊不知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
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
而已無積錢數百貫者也自古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官
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愈賤矣平時一斛直
百錢者不過直四五十文更急責之則直三二十文矣
豐年猶可以糶穀送納官錢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
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旣家家各賣如何得

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賣薪殺牛以賣肉今歲如此來歲
何以爲生是官立法以殄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提
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以爲功效希求
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慮
聚斂之臣猶依傍役錢別作名目隱藏寬剩使幽遠之
人不被聖澤此其害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
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
者足知其爲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爲今之計
莫若直降敕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
並依熙甯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
等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甯元年見行差役條
貫雕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卽令

充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
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卽勒正身別雇若將帶卻
官物勒正身賠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有根柢行止
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雇役人候差
到役人各放逐便數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向者差
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爲此始議作助役法
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
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
大將管押其麤色及畸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
前苦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
民間陪補亦少於向日不至有破家產者若猶以爲衙
前戶力難以獨任卽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

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斛及
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
者與放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爲準所有助役錢令逐州
椿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
給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卽行支給然尙慮天下
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敕內更指揮行
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臆下諸州縣委逐縣官看
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卽便依此施行
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卽仰限敕到五日內具利害擘
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敕書
到一月內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
所申擇其可取者限敕書到一季內具利害擘畫奏聞

以孤賤綿薄雖區區忠憤而不能感悟天心臣誠死罪
然而察安危之機考邪正之辨以聖明天日之鑒豈有
難者所以睿斷遲遲而不發者臣竊料聖意其說有二
其一則陛下必曰凡此執政皆受遺有功故不欲遽有
去畱其二則陛下必曰今日朝廷宜安靖無爲以鎮天
下未可變移執政臣以爲不然請爲陛下言之恭以皇
帝陛下之立乃承祖考次序太皇太后陛下於神宗進
藥之日已有定命當是時上無危疑之勢下無睽貳之
論則大臣奉承而已何功之有也非如古昔之時付託
艱難故成敗可否在大臣也況自去年以來恩賞大臣
亦已不薄進其官爵則過越故事賜之金帛則莫知紀
極固已無負於大臣矣今已逾年改元龍德日盛聖政

日新廟社之安於泰山上繫太皇太后陛下之保祐則
尚何賴此一二姦人哉若夫今日宜安靖之治則誠是
也然所謂安靖者謂疲民不可復擾也謂邊事不可復
作也謂法令不可煩苛也謂土木未可興也如此之類
而已非謂容姦邪也若國之安危民之愁苦士之忠邪
一切不問而曰我欲爲安靖之治則大誤矣今大姦大
猾持權當路豈可牽於受遺之說而畱之乃是以厚恩
養禍患也正人憂畏邪黨橫行又豈可牽於安靖之說
而不問則是以無事養朋黨也譬如毒蛇齧手壯士必
斷其腕蓋所去者小而所全者大也今確與惇矜功肆
惡而陛下恐傷前日受遺之小恩而容之使爲後日國
家之大患則無乃異於壯士之取舍乎豺狼在門必急

逐之若拱手安坐憚於舉動則彼得無所畏憚伺便搖尾而入矣今確與惇朋邪害政凶焰日熾而陛下包含覆蓋欲守安靖之說不察緩急之勢使姦謀日深後不可動天下受其害則又無乃類於不逐豺狼者乎確之與惇天資姦偽拔於常調小官十餘年間遂至輔弼則神宗皇帝之於二人其恩德可謂大矣然猶以不忠事之則於今日豈有至誠大節以事陛下也陛下以生民困敝故今於政令有所更張而確等勢不得已承命改爲然不知陛下能保其後日之心乎臣逼於公議彈擊大臣論其名分則臣賤也彼貴也臣孤寒也彼權勢也若論其至公大義則臣備耳目之任自視其言可以貫天地而質神明則陛下豈終不察臣之忠乎伏望聖慈

降臣前後章疏付三省早奮剛斷罷確與惇以幸天下貼黃今忠義士見姦邪魁黨對踞要路故皆不自安有避禍欲去之意使忠義引去則陛下誰與立天下善政乎臣所以日夜憂恐不避煩瀆聖聽再三以告陛下伏惟裁幸又貼黃臣前後所論確等事皆是輕慢君父欺罔中外不忠不恭營私害政之大罪非指其小事也非託其陰私也伏望再賜省覽臣前後章疏然後降付施行元祐元年二月七日第九疏刑部言荆湖南路轉運司狀邵州詩竹縣歸明人戶龍仁米殺人未獲乞依誠州立賞捕殺從之舊錄有此樞密院言京西第一將等狀爲申明與所在知州知縣同管將下公事令詳轉補排連差使窠坐旬呈給假比拍揀人之類及申奏兵帳自合同

管其不下司將敕虎符除收掌依舊外虎符遇發兵亦
合與知州知縣合符不下司將敕因公事合要照使即
與將副聚廳開讀其約束合依將副法施行又將副巡
教有事藝生疎者止令本將科決其州縣日有公事難
與將副分巡教閱止合時往提舉若每旬聚廳呈驗人
馬之類非將副駐劄處申發文字並知州知縣同管從
之

丁卯詔曰朕紹承聖緒總攬庶政永惟四方萬里之遠
其能使吏稱其職而民蒙其澤者以監司得其人故也
然非左右侍從之臣各舉所知則安能盡得天下之才
而用之哉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朕將考覈
能否而進退誅賞焉應內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限詔

到一月各舉會歷一任知州以上聰明公正所至有名
堪充監司者二人委中書籍記遇轉運使副提點刑獄
有闕選差若到官之後才識昏愚職業墮廢薦才按罪
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小并舉者加懲責司馬光正月末咨目

所言薦舉資格今得施行也政目係之初二日承議郎章元言方兩浙每歲

舊買鹽本錢常以三十萬貫為額近來不下四十萬貫

雖本數有加而計利益寡刑嚴賞重私鹽盜販州縣積

壓巨萬欲乞廢罷諸處買鹽場將見管亭戶召情願分

等第令每月納淨利錢許依舊亭池煎鹽出賣餘人願

納錢煎鹽者聽仍許通商於所過州縣輸稅詔本路轉

運司相度以聞今復存之監察御史王巖叟奏編類

二月臣聞孔子之戒曰遠佞人不可近也蓋其巧言令

色久而親之必使人有以喜者喜則讒邪可得而行讒邪既行則忠正日疎忠正日疎則君德損而治道衰矣天下之勢有不可言也故聖人直以遠之爲戒其所以防佞人慮豈不深哉今佞人在陛下之旁持天下之權預天下之事者非一二人而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闈是佞人易欺而難覺得行其志之時也臣職當指佞義在進忠伏見蔡確章惇佞人之傑也天下之人見其欺罔先帝無所不至而今日猶在廟堂親近陛下莫不共以爲憂臣前後疏其姦惡不爲不多皆敗壞紀綱陵夷風教有害國家之大體當行竄黜者而陛下含容未施威斷臣竊計陛下不知二姦在上威福足以動人朝廷之士有以甘言寵利誘而去者有

以陰機凶焰脅而去者誘脅之餘中立而爲陛下用者其能有幾既姦臣之黨日益以盛則朝廷之勢日益以孤將不敢有人言其惡矣他日陛下雖欲聞之不可得也陛下安可不深思而早圖之況歷朝已來進退大臣亦是尋常陛下不須以爲大事也臣伏觀仁宗用王隨作宰相陳堯佐韓億石中立作參知政事因諫官韓琦言王隨不才中書行事多有滯畱陳堯佐韓億有挾私之事石中立惟好滑稽談笑一日之間罷四執政天下莫不服仁宗納諫之善能斷之美朝廷清明而無所蔽百官警懼而不敢私所以能成天下之盛治者其要在此而已天下之人皆以仁宗之政望陛下陛下固當以仁宗行事爲法副天下之望今大臣之惡過於當時而

陸下之斷緩於前日且王隨疎謬甯同蔡確之姦邪中立滑稽豈比章惇之凶劣至於陳堯佐韓億所犯止緣一事涉私亦無其他諂惡仁宗尙不少容而四人同時俱罷陛下今日罷二人有何難事惟在陛下一言而已伏望聖慈早賜睿斷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貼黃臣爲敕差在太學公試院監試卽無印使用又貼黃陛下如欲見仁宗罷王隨等四人本末乞指揮中書檢韓琦章疏王巖叟疏又見二十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燕達等言試驗到太原府曲陽縣大保長劉用事藝應法詔劉用與三班差使賜衣帶令歸吏部別承差遣韓維言臣竊見光祿大夫致仕范鎮往在仁宗朝常爲諫官是時仁宗皇帝春秋漸高國嗣未立中外臣

庶咸以爲憂獨鎮率先羣臣首倡大議擇宗室之賢預建儲副以安國本凡上章者十九貽執政書者二獻大合祭賦者一所言忠切至忘其身言未見用則乞罷諫職又乞放歸田里又乞降知小州除知雜御史又固辭不受惟以安宗廟社稷爲憂自此大臣始繼有論奏英宗皇帝遂自藩邸入繼大統先帝追錄忠信如文彥博富弼皆身被褒寵賞延其嗣劉沆王堯臣雖已歿猶推恩官其子而恩賞獨不及鎮鎮之爲人忠實靜默未嘗以此事語人人亦莫爲言者蓋顏淵之無伐善介子推之不言祿鎮皆有焉臣竊傷鎮抱大忠發大計當先帝褒敘忠勳遺不見錄遭遇陛下惟新之政耆舊退廢之人畢見收採而鎮老矣不及於用伏望聖慈察鎮先識

首議有勞宗社特降明詔褒顯厥功使天下知朝廷之
行信賞雖久而不廢人臣之抱忠計雖隱而必錄足使
為善者勸上助風化司馬光以病在告亦移書三省趣
同列進呈維疏優與推恩光書在正月二十八日

已巳以光祿大夫范鎮為端明殿學士致仕仍以鎮子
蔡州平西縣令百揆為宣德郎監西京嵩山中嶽廟尋

又賜鎮對衣鞍轡馬賜衣馬乃二十二日舊錄有之新

於嘉祐中乞建皇嗣今載職方員外郎張述與一子官皆
鎮詔召十一月十六日庚子落致仕二十三日乙巳又

宗登極耐仁宗神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
而遷順祖鎮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

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鎮又乞遷僖

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

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戊辰此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辭皇帝自宋州有天下僖祖不僖祖熙甯一宋得禮宮先

建業垂統以祖是太祖遷僖祖不僖祖熙甯一宋得禮宮先
物皆失其位臣在萬世孫得東嚮為宋太祖也建議復還僖

定議陛下惟新即大英宗所先者禮樂而禮樂之不可不
者如嚮此伏惟追復大英宗所先者禮樂而禮樂之不可不

臣東嚮大願又奏臣先帝以時嘗奏太廟自遷還之意祖而
太祖不勝大願又奏臣先帝以時嘗奏太廟自遷還之意祖而

天是為樂得東嚮又奏臣先帝以時嘗奏太廟自遷還之意祖而
隊在宗廟社稷不遷之物皆失其位以奉承建業開國還意

年及正主樂先講議此禮樂之正實萬世之典也鎮時
在幾八十大矣神宗西前今因鎮加端明具載此兩奏必
初去僖祖不當復還熙甯五年十月並合換去更詳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五

英宗登極極附仁宗神主而遷僖祖此墓誌所云然考實錄則雖有此議既而不果遷也治平四年九月英宗廟乃遷僖祖熙甯五年十一月始復還為始祖
軍大將軍鄧州防禦使令廓嗣封越國公侍御史劉摯言臣數日來傳聞前知徐州王說除倉部郎中又云差知荆南臣謹按王說昨在徐州見前政趙鼎相度鑄錢不便違忤轉運司意遂為吳居厚摺拾勒停說以此曲意取容迎合附會興置錢冶科買調斂困民殘物勞費逼迫無益公家一方之弊說實成之昨者朝廷治居厚掊刻欺罔之罪而不及說者蓋聖恩以寬厚安人心謂州郡有所受於監司而已則說之獲免幸矣今又從而進之則恐無以為是非善惡之辨況說資材闕茸淺陋一無所長而有朋比姦佞之跡先帝正官名嚴省闈

之選今於任人宜加選擇荆南帥守節制一路皆非說之所宜伏乞除說一外任合入差遣以允公議貼黃言臣得於風聞須至先時而言萬一無此不過為妄言又言吳居厚於京東妄有興作凡州縣誰敢違抗今固不可一一非之但說於其間尤為過當隨事增革以詔居厚如於鄉戶逐等科炭最為害民今來又遽有遷擢臣所以論之非謂奉行居厚事者皆可追治也初九日上今附十日嫌與范鎮事相亂也王說除倉部郎中在二月一日尋出知密州在閏二月四日又閏二月末蘇轍奏可考

庚午詔陝西河東經略司應今後與夏國人私相交易若取與者一錢以上皆配江淮州軍牢城妻子詣配所情重及至罪止者皆斬妻子送江淮州軍編管許人告

捕賞有差其透漏官司及地分巡察人知情者與同罪

用司馬光次策也正月二十二日都大提舉成都府

永興軍路權茶公事陸師閔言先準廟旨每年支撥茶

一萬馱與熙河路經制司充折歲額錢乞施行詔依舊

每歲應副經制司錢三十萬貫所有支茶充折不行其

別應副經制司錢六十萬貫即依元豐七年九月四日

指揮歲支錢二百萬貫以本司十案息錢二十萬貫提

舉權茶司熙河路歲收息并應副經制司茶折剩錢共

六十萬川路計置物帛赴鳳翔府椿坊場錢三十五萬

川路常平免役積剩錢二十萬仍依坊場錢例計置物

帛及陝西三銅錢監銅錫本腳錢二十四萬八千貫在

京封樁錢券馬廩費錢一十萬貫裁減錢一十萬二千

貫續起常年等積剩錢二十萬充自元豐八年為始內

茶及物帛以熙河路價理數其從京所支錢仰戶部每

年依例印給公據關差使臣齎送候至元豐十年終令

經制司具逐年實支見在數目奏取指揮正月一日已

稱元豐十年恐誤編入此當在復晉州和川鎮為縣

辛未朝請郎守侍御史劉摯試御史中丞新除左司

諫唐淑問改差管勾靈仙觀淑問初未供職以疾旬間

許之淑問傳言亟上疏言十事不知詔起居郎舍人

依舊制不分記言動先是起居郎蔡京言舊修起居注

官二員不分左右故月輪一員修纂今起居郎舍人分

隸門下中書兩省所以備左右史官則左當書動右當

書言而乃尚仍舊制每月輪修蓋其職事未之有別恐

書言而乃尚仍舊制每月輪修蓋其職事未之有別恐

未足以稱朝廷正名責實之意欲乞今後起居郎舍人
隨左右分記言動元豐中已詔問門下中書兩省言禮
記雖有左右史分記言動之文然歷代即無分記言動
故事但云事為春秋言為尚書今觀尚書不免兼載言
動今若止以制誥為言則猶可分記若臨時宣諭處置
可否之類即須有因依始末欲乞且依舊制故有是詔
詔每遇忌辰臣僚赴西上閣門奏慰訖詣內東門奉
慰太皇太后從禮部奏請也復成都府導江縣為永
康軍樞密院言西蕃邈川首領河西軍節度使武威
郡王董戩文字稱被病且死其蕃族國土事已令男鄂
特凌古管勾兼鄂特凌古稱董戩已死今代父主蕃族
進奉按治平三年董戩承襲唃廝囉進奉赴闕除官今

鄂特凌古進奉已於二月九日到京詔鄂特凌古承襲
仍除節度使先是鄂特凌古既代董戩領青唐事元豐六年
十月然猶不敢以承襲告朝廷徐聞董戩死未知孰立
詔邊臣密偵之時元豐七年六月也及是踰二年矣因
鄂特凌古來告隨加爵命除節度使起復在十八日司馬光言臣
於今月三日上言以西人未服中國不得無憂而備邊
不敢少弛不自揆其狂妄獻二策上策欲因天子繼統
曠然赦之歸其侵地與之更始下策欲嚴私市俟其屈
服然後赦之然禁私市甚難立法極嚴又邊帥得人然
後能行不若前策之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今竊聞執
政用臣下策止令禁私市又立法不嚴邊帥未盡得人
若邊吏拘文獲一漏百私市滔滔如故或此路禁絕而

彼路放行如隄防一存一亡將何所益如此適足以激怒西人使益發悖心安肯屈服萬一微犯邊境或表牒中形不遜語朝廷轉難處置悔之無及不若用臣上策早相彌縫縱未欲還其侵地且下詔書責而赦之使彼此安心時難得而易失不可忽也況本欲因天子繼統蕩滌其罪今日行之已爲大晚若更遷延則赦之無名茲事繫國安危若俟執政論議僉同恐失機會誤國大事伏望聖意獨斷行之勿復有疑天下幸甚若有執政立異議乞令其人自入文字若依從其議他日因此致引惹邊事當專執其咎又十六日左正言朱光庭奏此獨運聖智而至於此耶蓋資賢臣輔翌而然也觀詩書

編類章疏增

入二月十三日臣竊以堯舜帝之盛也文武王之盛也豈

獨運聖智而至於此耶蓋資賢臣輔翌而然也觀詩書

所載皋夔稷契與夫周召呂畢之徒其嘉謀精忠見之行事固彰彰已恭惟朝廷今日聖政之隆思欲天下元元入於仁壽之域乃堯舜文武之用心也然而輔弼之臣忠邪混淆其懷私意肆邪說冒寵榮偷安持祿者不一是豈皋夔稷契周召呂畢之事業何足以奉承聖政康濟天下者哉臣已累具奏論願陛下早賜睿斷亦嘗備論天下之忠賢願陛下專隆信任至今未蒙施行夫以道事君者大臣之事也難進易退者大臣之節也若蔡確之進本以滋章獄事章惇之進本以妄興邊事韓縝之進本以附會地界是豈以道事君之事哉今日確以故事當去而不去懷私自營偃然安處惇之肆爲辨說復懷觀望以固寵祿縝之冒處大任內有賢兄不知

續文獻通考

卷三百六十五

五

引避顧豈有難進易退之節乎恭惟陛下睿智日新發
為善政將繼堯舜文武之盛烈而輔弼之臣懷私挾邪
冒寵之如此彼雖不畏清議強顏固位甯不自愧於心
乎況司馬光之賢已為陛下信任范純仁韓維今進在
講筵是三臣之賢者皆有志於臬夔周召事業願陛下
進此三人以代蔡確韓縝章惇之任其張璪已下皆持
祿備位之臣固不足以當此伏望陛下別白忠邪斷在
不疑早行黜降以幸天下今日雖更張法度以惠斯民
然彌綸補苴正在輔弼皆得賢人共濟聖治若去彼姦
諛進此忠赤則天下萬事無復憂者陛下垂衣拱手以
享天下而已

光庭又奏乞以程頤為講官此據政日

當求光庭奏附此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汝團除西
京國子教授元年閏二月十八日承奉校書三月十四

日召對二十四
日通直說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五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二月癸酉監察御史王巖叟為左司諫侍

御史劉摯言摯遺藁此章以上臣昨者曾論天下監司多

無善狀乞朝廷考察澄汰別行選任後來未聞指揮方

今陛下興復仁政綏安生民而詔令所下奉行究宣實

在部使者有非其人澤不徧被臣伏見河北轉運副使

李南公險薄刻害無士人之行天下所知往者以不嫁

其妹委於他人先帝惡之黜置散地未幾資緣再被任

用本路昨起鹽禁南公虐行其法科配勞費一路被患

近蒙聖恩遣使經畫已皆廢罷則害人之狀臣不復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六

南公職任監司親被寄委未嘗有一言論可否於朝廷
意欲取勝京東有徼幸之望而不顧為國斂怨又去年
三月陛下聖恩優賞軍士南公輒移檄州郡令於等第
人戶括借物上下驚擾人心不安及宣例既下方能追
改然戶民已有逃遁避去者南公之倚法罔上急於功
賞遇事應變措置乖方此其大略也朔方劇部非他郡
比朝廷北顧為重而南公者豈宜久使居之肆其殘虐
實不足以副朝廷厚風俗安疲瘵之意伏請特行貶黜
以允羣議不從南公尋徙河東路南公自河北改福建
建路轉運副使賈青添差監衡州在城鹽酒稅轉運副
使王子京添差監永州在城鹽倉兼管酒稅務先是福
建路按察張汝賢言青兼提舉鹽事不究利害嚴督州

縣廣認數日合鋪戶均買子京相承行遣又違法過為
督迫訪聞轉運副使陳紘獨有寬厚之稱明知新增鹽
額高大曾無舉發亦乞朝廷詳酌指揮故有是命於八日
年十月十八日巳書朝散大夫賈青詔戶部郎中黃
廉按察川路茶法具利害以聞兼體量詔戶部郎中黃
是劉摯言臣伏觀陛下即位聽政以來喜與天下休息
於治安凡令之弗宜於民者疏通損益之官吏之弗良
於政者罷免放黜之中外欣戴人人如被大賚然事猶
有在遠方重地為害尤甚者則河北江湖之鹽法福建
川蜀之茶禁是也數路之害同而河北江湖福建已蒙
朝廷遣使廉治之獨蜀之茶害未聞詔旨臣竊嘗博訪
於知其事者槩得其說曰蜀地陋而陜茶之所出不過

數十州而已始時人賴以爲生今茶司盡權而市之大
約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已至數十斤矣官所給
錢糜耗於公者名色不一如預借息錢驗引頭子錢稅
錢之類費用常以過半每歲春官司預以券給借錢糧
必以牙僧保任之及輸入之日驗引交稱又牙僧主之
故其費於牙僧者又不知幾何則是於園戶名爲平市
而實奪之也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
害猶及鄰戶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
謂地非生茶也地實生禍也茶場司以茶爲息始者息
一出於茶也其後市之價愈下取之息愈多園戶不勝
爲之也故作茶日少裁足以應官額而已於是主茶息
者議不獨賴茶而又爲博易以充之也博易之事他貨

百物貿販苛刻錐刀瑣屑無不爲者依茶爲名通曰茶
息商稅務坐視漏失歲課而不敢有所論也至於商賈
請算者平時便私散之州郡茶地今則一集於成都一
都場高其估以與之又總計平時所之州郡遠近道里
之費故都場之取息又如此商旅之所以難行也官吏
以息爲功以功第賞既進官減年矣又以息額之餘錢
使與胥吏牙僧分取入己日用市易法也市易之賞固
非法也然其取息猶曰與民和市而茶之取息一用嚴
刑重禁網羅致之亦爲功異矣奈何均用一法賞之也
今一任有分錢少者至數千緡而減年磨勘至有三十
餘年者此何理哉法亦可謂傲矣而朝廷遣使未之及
者豈非以蜀之茶法與熙河蘭會之經制相爲用者歟

蜀茶之利以給熙河蘭會者天下十之三熙河蘭會之費不止而蜀茶之害未可息也然熙河蘭會之費今昔宜有不同昔者事邊之外前有王韶後有李憲提兵革財用之大權朝廷捐金帛市租莫知紀極聽其自用不領於有司無所計會非徒私二家也於是依倚苟合之客圖功興事以利相市之徒公取公予莫見其跡則熙河蘭會大費外又有以泄之者如此也今既制之於有司無二人者之橫蠹若又於邊計外凡冗名濫費一切大為之節約則蜀之茶雖未可以弛其禁而所謂十之三者殆必可損矣伏望聖慈選遣使者考茶法之敝欺者會計緣茶公家之所費與實息之數大減歲市之額稍增斤直之價削納茶無名之錢以完養園戶裁官吏

之員牙儉之數以省冗給罷息賞之濫分錢之敝以革欺倖而以其事與轉運司通治之如此則蜀民之困苦庶乎可以蘇也臣待罪言路既有得於人之言敢不亟以聞然此其大略至於利害纖悉則願敕使者詳究焉黃廉行狀可增入六月二十四日陸師閱罷時四月二十日蘇轍云五月四日差杜紘六月二十八日陸師閱罷時四月二十日罷師閱罷時四月二十日陸師閱罷時四月二十日
陂乞令人戶依舊斷佃櫃水應副廣濟河行運從之去削詔河北路解發到保甲內向榮孟隆李贊與三班差使更減二年磨勘孔震與三班借差並袍帶令歸吏部承受差遣以試驗武藝出等推恩也兵部言府界提點提舉保甲司申準朝旨保甲更不教騎乞諸縣見催人戶買馬填官者並令依元價送納價錢本司封椿

從之仍以元價十分爲率若養及一年以上倒死者與免價錢二分每及一年遞減二分至五年者依條蠲免右司諫蘇轍始供諫職上言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阼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祇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旣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于善則人主耳目眾多易于爲治中人自棄于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

以爲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眞宗皇帝臨馭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雋爭託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旣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卽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默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旣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卽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

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
逐出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祐皇室啟迪
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聳然思見祖宗遺
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
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
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機密人
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
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
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廢
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
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
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

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
察天下幸甚

甲戌上御邇英閣侍讀韓維進讀至天禧中有二宮人
犯罪法當死眞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
則不忍舍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又幸
汾陰日見一羊自擲於道左怪而問之左右曰今日尙
食其羔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因奏言此特小
善耳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且眞宗自
澶淵卻敵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
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觫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爲耳
外人皆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違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六

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
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三月二十四日程詔府界
三路提舉保甲官并官屬罷謁禁是日甲戌御史中
丞劉摯言臣昨累具狀彈奏宰臣蔡確知樞密院章惇
乞行罷免至今未聞可否指揮臣竊以御史諫官之彈
劾大臣豈敢輕易哉言既出口疏既上聞則其勢不可
以中輟其義不可以兩立也幸而人主聽用其言而罷
大臣則諫官御史可以安其職而守其官矣若人主不
用其言不罷大臣則諫官御史失職不敢不求去矣此
言官之分職業之守也臣前後論確章疏並未蒙付外
此不審陛下終將聽臣之言乎蓋未可得而知也陛下
遂將棄臣之言不聽乎亦未可得而知也皆未可知故

臣亦未敢輕為去就之計自求罷職又未敢備錄論確
等前後文字繳連申三省以決是非而猶有所待也臣
亦以謂幸遭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至仁至聖修明
政事興利除弊惠安四海開廣言路聽納如流乃臣子
千載一時之遇臣所以自惜願於此時竭誠效智求有
所立若欲以一疏輕決去住於為身之計則潔矣於事
國之義則未也然而遲遲待命日已久矣若陛下但留
臣章疏不賜可否而臣又不自引去則公議以臣為何
如而臣何顏以自安也臣與蔡確章惇非有讐嫌也非
訐其陰邪小事也皆以其不忠於先朝不恭於陛下朋
邪立黨包藏貳心反覆容身以固權位昧進退之義無
廉恥之節皆公議所不容之罪也陛下何故不恤天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六

之義牽制而不斷哉臣屢勸陛下辨別邪正而進退之
陛下若罷此二人則天下之邪正辨矣今天下之懷私
為利者皆託此二人為之魁主天下之抱忠守義者皆
畏此二人不敢自效今陛下能濬發剛斷罷確與惇則
善人安小人化凡天下之奉承詔令更張政事者莫不
專志盡慮無復疑畏朝廷之福萬世之利在此一舉臣
所以區區冒犯威聽而不能已也伏望聖慈檢臣前後
言確等章疏再煩一賜詳覽以考二人罪狀然後降付
三省施行摯遺藁係第十疏元年二月十五日上摯自
去年十月以來累疏論確今年閏二月二日
確始罷相左司諫蘇轍言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
至自冬歷春天意未答宿麥枯瘁災害廣遠民自近歲
皆苦於重斂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饑饉必至盜賊必

起保甲之餘民習武事猖狂嘯聚為患必甚而陛下所
以應天勤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
於殘零兩稅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
有破蕩家產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欲死而不可得者
買撲酒坊先因實封投狀爭氣務勝競說高價既得之
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辨違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籍沒
家產桎械生蠶虱而不得脫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書
應今日以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
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合州縣監司保明除放
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棄捐必不可得之債
以收民心民心悅附甘澤可致雖言天道幽遠雨不時
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強暴消止盜賊臣謹按漢

書文景宣元之間憂民之疲病每歲輒弛租稅減算賦
自損以厚下民戴其澤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
以絕而復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猶蠲必得之常賦以惠
民而況當今旱勢未止災害方作前件久負皆勢不可
得奈何靳而不與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
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
又言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毫髮之
意則下有邱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施
如先帝向時為瀘南用兵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
戶賦稅而東川路轉運司公行沮格且只放三等以下
緣累經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朝廷雖累行戒敕終
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即乞痛賜約束如監司敢有違戾

許州縣官吏具事由實封聞奏實錄於閏二月四日略
施行也今依蘇轍本
集於上疏日即出之

乙亥宣州防禦使駙馬都尉張敦禮為密州觀察使以

冀國大長公主進封故恩及之陝西轉運副使呂大

忠兼同制置解鹽使此恐有改法故著兵部言畿內馬

監已行廢罷即合於諸路相度置監乞差官前去經畫

詔庫部郎中郭茂恂往陝西河東路按行相度以聞豐

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廢府界新置殿前馬步軍司言

準朝旨相度到高翔上言乞依舊教閱御陣事欲於教

陣日與新陣法相兼詔遇教陣隔日更互教習所有元

豐七年六月甲申指揮勿行甲申六月先是神宗置

九軍營陣為方圓曲直銳凡五變為五陣遂罷教習御

賣資官道監編
卷三百六十六

陣至是復以舊陣互教 中書省奏臣僚上言天下郡
縣累年逋負皆詔蠲放況日者已需非常之澤凡七年
以前租之在民間者悉聽除放天下莫不喜悅至於免
役獨不與焉詔戶部勘會相度限半月聞奏法冊元年六月
旨聖是日乙亥十日司馬光言臣於今月十二日上言
乞以天子繼續曠然更始宜下詔數西人之罪而赦之
縱未欲還其侵地且行此策以安邊境至今聞執政議
尙未決臣之愚意以爲封內未安未可圖外欲急行臣
前策以羈縻西人且可數年邊鄙無事朝廷得休息戍
兵安養百姓待國力完備家給人足然後奮揚天威討
貳服柔何所不可若行臣前策可以萬全行臣後策有
得有失豈可棄上策而用下策舍萬全而就有失也太

平興國中李繼遷反西陲不解甲者十餘年關中困竭
寶元慶厯之間趙元昊叛屢入爲寇覆軍殺將自是中
國虛耗不復富實今國家理財未得其道民力困窮於
下府庫窘乏於上又新遭大喪山陵纔畢自去年十月
初以來不雨雪旱勢甚大若萬一激怒西人微出一不
遜語則并臣前策亦不可行矣今因天子卽位未久西
人外迹未有不順故臣願朝廷旦夕汲汲行之機會難
得時不可失此臣所惓惓進言不已也若萬一激怒西
人致生邊患兵連禍結士卒殄瘁於鋒鏑生民困竭於
轉餉餓殍蔽地盜賊蜂起爲國家慮豈不危哉而執政
方以爲西人微弱不敢動數遣使來誠心內附置之度
外不以爲虞今復固執先禁私市之議又立法不嚴邊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六十六

帥不才者不先易去行之太早不能中節一旦禍生所
忽邊鄙震驚乃始歸罪敵人豈不害國事乎臣於今月
三日上所言措置西邊事雖畫二策固以還其侵地責
而赦之爲上策嚴禁私市待其數年貧困來服然後赦
之爲下策所爲絕私市非立法至嚴帥臣智勇此法恐
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非臣前後反
覆靜言庸違也朝廷比來擢臣於冗散之中使預聞國
論蓋亦誤謂臣微有益於國家非徒采其虛名也臣不
敢終辭亦欲竭盡疲駑少酬大恩非苟貪於祿位也今
盡忠謀國而爲眾所挫臣尙留此有何所用此國大事
伏望陛下早審察二議從其長者若聖意以臣言爲然
乞御批依臣前策若降付三省樞密院執政仍有固守

己見爭之最力者乞如臣前奏令自入文字言先禁私
市保得他日必不致引惹邊事如其不然自執其咎
左司諫蘇轍言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乞罷免役錢復
行差役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
害較然其間免役所繫尤重朝廷自去秋以來改更略
盡惟此一事遲留不決民間傾聽想聞德音臣竊料此
事旣行民間鼓舞相慶如饑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
罷導洛市易鹽鐵等事其喜十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
斷誰能行此然臣竊有愚慮蓋朝廷自行免役至今近
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少有齟齬不
齊譬如人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瞑眩
不甯要須病去藥消然後乃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僚

多因新法進用既見朝廷革去宿弊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小有不便指以爲言眩惑聖聰敗亂仁政兼臣竊觀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疏略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
知若公心共濟卽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錄劄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搖動大議臣願陛下但思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旣行免役民間之敝耳目厭聞卽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省覽苟大法旣正縱有小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臣疏遠小臣初蒙擢用輒此深言罪在不赦但

念臣無左右之助諫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他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陛下裁幸 又言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次修定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法至於鄉戶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緣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間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之文又卻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爲見有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單丁女戶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榜放免其去年已

前見欠役錢具數聞奏未得催理聽候指揮 右正言
王觀言免役之法便於民者固多而亦不能無弊如此
則其勢必至於更張而更張不可以不慎也望與執政
大臣熟講之審取之而無忽則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
孫升言臣聞有治人無治法法待人而後行此古今不
易之理也伏以陛下卽政以來因天下之所欲惡而廢
舉之海內傾心日望膏澤比因耆舊正論復行祖宗百
年差役舊法慰安元元蘇息疲瘵中外歡欣幽明慶快
然臣竊以謂免役之爲法推行十有餘年習俗已成一
旦盡復舊法其間不無窒礙理當委曲隨宜斟酌惟以
便安公私爲務竊恐諸路使者以其議獨出於一人而
罔上賊民偷合苟容之徒遺毒餘孽猶有存者未能竭

誠盡忠推廣陛下仁心恢復祖宗成法伏望聖慈早降
指揮選擇諸路轉運使誠敕諸部使者咸令體認朝廷
因民所欲復行祖宗之法惠養元元之意務在協心盡
公委曲勘酌便安公私無或過差以相違戾庶祖宗成
法早獲就緒則天下幸甚貼黃稱敕文獨坐司馬光之
言朝廷委曲處分茲事體大竊恐人事有失欲致煩言
此不可不察也惟早選擇諸路轉運使使之推行此最
爲急伏望陛下留意幸甚又新法役人數目比舊裁減
大半舊法圓融陪備新法一切禁止官自出給推行之
際不無窒礙須在得人委曲條析上聞方可詳盡又王
安石更改役法斥逐正人端士力致輕浮後生專令提
舉布在諸路則知法無良不良必待人而後行今民力

奏庶得不致誤事又乞先密降御批各付呂大防范純
仁俟有所奏即賜聖覽詳酌取舍施行其選遣一人行
視就議一節別乞指揮貴得邊計審重

丙子太皇太后遣中使以實封手詔賜呂大防及范純
仁曰勘會夏國自神宗皇帝升遐後來遣使弔慰祭奠
繼以告國母喪進遺物今者又復遣使入朝謝恩使人
此來外示恭順稍可見矣然戎情狡獪未測其誠心何
如耳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
援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卿久住西塞
深曉邊情當此宜罄嘉謀輔予憂勞可條具邊計合如
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親書實封聞奏無拘以文者
呂大防對曰詔問戎情狡獪未測其誠心何如臣愚以

爲戎人之情自古無信西夏自繼遷以來專事譎詐惟
朝廷御得其道則詐無所施或失其方則驕而益肆待
遇之禮不可不謹然以臣觀之今日夏戎情略可見矣
羌人重於酬賽先帝舉大兵徑抵靈武幾入其國而不
能以數萬之眾入塞爲報永樂諸將寡謀敗事使夏人
僅得以藉口然自是王師深入不虞之咎非其本國舉
兵之成功蓋未足以爲憂此夏之無能爲一也自來開
邊進築之始彼必極力決爭乘其未完至於三四不能
得而後已昨蘭州之城攘斥甚廣雖一再至爭不能得
去歲冰合遂不復來城旣一完彼望亦絕此夏之無能
爲二也比聞秉常極孱劣梁氏旣死而秉常存亾未可
知若秉常已亾則內難未已何暇外圖雖使秉常得存

亦不足畏今數遣使入朝而不早布誠款者蓋苟欲觀
望遷延不敢先發以示弱以臣愚計竊聞夏使旦夕到
闕可使押伴臣僚且以私意問其來使今主上嗣登寶
位自大遼諸國皆遣使入賀夏國是朝廷藩臣何故獨
不至以觀其意足以測其情偽矣又詔問向者所得邊
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威守
之則終恐戎人在念臣竊謂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
蓋思之未熟也詔旨以爲弱國威而已又有取侮於四
夷之端焉不可不審計也況蘭州西使之地本非夏國
封境又其君長嘗受朝廷祿秩元昊以來方盜據其地
延慶城寨則接近漢界一旦旣得而棄之未見其可今
日措置之宜只可降詔下本路將會州一處更不攻取

改熙河蘭會路爲熙河蘭州路其蘭州及延慶兩路新
建城寨只據見得地界守禦亦可以稍安敵情而爲議
和之計矣議者不過謂戍兵少則不足以出戰多則無
力以供饋臣愚以爲綏蘭之地皆並塞美田增招民兵
墾闢以足食則供饋之費省專事守計少存戰兵則騎
兵可大減矣其增招民兵墾闢曠土分守戰之計減供
饋之費如以爲可卽乞下臣條析子細利害又詔問邊
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臣愚以爲今日邊計惟
擇將帥爲先轉運使爲次其他施設皆可取辦伏聞國
初西戎之患多在環慶太祖皇帝擇姚內贊董遵誨二
驍將以守一州租賦之入兵械之費一切付之而聽其
自爲西人畏之不敢入寇今以四海九州之力奉邊而

不足太祖以二州租入之費禦戎而有餘以此言之守
禦之方在於得人而已臣愚以為陝西五路宜擇威名
忠亮之臣不限文武為之統帥其次以為將佐又擇公
正強明之臣以為轉運使副俾各擇其材能以充其任
使之屬官被邊之城專事守計而出戰救援之兵蓄於
內郡平居則散而耕寇至則聚而守且為內郡之兵以
援之視寇入之多寡深淺而必報之無使其得志亦不
妄動以生事守兵雖見大利不得出戰戰兵雖見大利
不得久在邊如此則費省而易供守堅而不墮其計又
言臣向在永興軍日得米脂降羌且道秉常所為使其
言粗可信必不能用其眾又臣近館伴北使會語及夏
國遣使入貢北使卻問作何人遣使以此觀之秉常存

亡誠未可知又言元昊既得甘涼遂有窺隴蜀之志後
緣唃氏中強無以進取今青唐乖亂其勢漸分若中國
又失洮蘭之士則他日隴蜀之患不可不豫為之防又
言臣愚以為今日邊帥全藉威名曾經戰陣之將以服
敵氣竊為宜參用武帥如劉昌祚張守約种師古輩皆
可為用但儒臣常議或謂武將皆不可用此不知邊事
之過計也又臣伏見詔旨陛下深慮邊計極為焦勞以
臣料之今日西夏無繼遷元昊之強中國有練卒精甲
之備苟將帥得人固無足畏 范純仁對曰臣竊見夏
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頗失生業並塞二百餘
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
之初聖政鼎新凡有不便於民者悉為蠲除每詔令一

下民間謹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謂之快活條貫此事
卽時聞於敵人又邊上臣僚亦多體朝廷意不縱侵擾
以此夏國必謂朝廷待之異於前時所以遣使入慰探
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使禮意旣厚是以接續肯
來以至累次不失恭順而終未敢復言請地者其意應
爲前來朝廷拒之太峻卻慮啟口之後更失朝廷之意
則和好愈難今夏人又將到闕願選擇押伴臣僚使與
推誠語論因而談美聖政及陛下好生惡殺舍己從人
之德彼必有所對答則西夏之情亦可測見願和之意
則可令押伴臣僚自作臆度說與自用兵以來其有陷
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若夏國盡底納與朝廷聞朝廷
待將擄到生口賜還夏國如有邊上未便之事亦可因

而陳請朝廷必應量度應副彼若云前來已曾請地入
貢蒙朝廷不允則可答云前來請地入貢是梁氏之意
宜其朝廷不允今梁氏已死朝廷於國主必無所難彼
若無對答則乞委延州趙离宣布此意其肯還生靈及
來請地則可曠然降詔許之亦不須疑其狡獪難測彼
將陷蕃官吏軍民押在界上卽卻將向來所得邊地及
城寨內外有居漢人屬戶先次漸令移入近裏并勾集
前後虜到夏國生戶亦在界上先具立定誓表豫約日
數兩相交還如此措置則取舍有名於國威無損其有
向來所得邊地雖是建立城寨其間實有孤僻不易應
援供餉之處留之則戎人必須在念邊事難息若卻換
得陷蕃生靈不惟無損國體兼和氣充塞天地陛下聖

德超越古今爲中國無窮之利矣若趙禹諭意不肯換
易之後尙較計別有邀索此則我直彼曲我逸彼勞我
直彼曲則人神共怒滅亡可待我逸彼勞則雖久不來
庭於王道無損所有交際及宣布之時其間合有意度
節次更委趙禹條上不得落賊姦計臣倉卒略具大槩
答聖問未能詳盡如蒙召對尙有口奏事件得以粗陳
更在陛下擇而行之天下幸甚臣所知邊事只熟知環
慶及粗知鄜延其他路分非臣所知臣今所陳乃王體
當然萬世之法非一時之利害也又其宣布意度及換
易事節先須只作押伴臣僚及帥臣臆度者竊恐戎人
萬一於應對之間失禮不遜則於朝廷無損又將來夏
人回人必有答詔便可獎諭其累次遣使恭順及喻以

解仇釋怨罷兵息民之意

先是純仁自慶州召入奏

曰臣昨日見罷便蒙三省樞密院召赴都堂訪問邊事

臣乍從外任遠來不暇深思熟慮卽隨所問略據胸臆

陳對問欲降詔則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爲對問欲審

察敵情措置事機則以專委帥臣爲對問棄地可否則

以不可徒然便與可換易陷蕃軍民生口爲對緣臣不

見先朝舉兵征討因依及夏人後來乞和請地并答詔

阻絕本末加以臣志慮短淺訖無果決定論以副所問

以臣思之此是國家大事安危所繫兼二三執政所見

未同伏計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決臣今輒有愚見須

當密具啟陳難以形於文字伏望聖慈只作中旨特詔

臣上殿賜以閒燕俾得敷陳一二庶幾少裨聖明奏既

讀其通鑑編卷三百六十一

入乃與呂大防同有是問 是日炳子十司馬光言臣
近以抱病家居恐濫先朝露無以少報盛德是以力疾
貪陳所見竊以即日為小民病者無若免役錢欲乞悉
行廢罷復祖宗差役舊法識慮短淺不意朝廷盡從其
說非陛下明斷不能如是此乃天下之幸非獨微臣之
幸也然臣聞令出惟行弗惟反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
苦上戶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旦變更不
能不懷異同又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
又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為功惟恐役錢之罷若見朝
廷於今日所下敕微有變動必更相告曰朝廷之敕果
尚未定宜且觀望必競言役錢不可罷朝廷萬一聽之
則良法復壞矣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小小利害

未備俟諸路轉運司奏到徐為改更亦未晚當此之際
則願朝廷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光集無月日實錄
於二月二十二日

丁丑故西蕃邈川首領河西節度使威武郡王董戩男

肅州防禦使鄂特凌古起復為河西節度使西蕃邈川

首領甯塞郡公三省樞密院言董戩死欲依例支賜即

不得合賜鄂特凌古制誥使臣一就齋押去從之鄂特
凌古

事具在正月
十二日辛未中書省言六陵準敕城用荆芭分委奉

先兵士採織兵士夜宿陵寢恐因此闕事乞下永安縣

計置召入結買詔守陵寢兵士豈可於外役使所有城

用荆芭亦不須和買自今並令停罷御集二月
十八日

庚辰詔諸將兵在鎮寨將官駐劄者監鎮主依知縣法

實資合通監製編 卷三十一 六十一

同管勾公事著爲法 夏國主秉常遣使入貢詔學士院降詔答之先是秉常母死朝廷遣使賻贈至是入貢故也

辛巳江西湖南路按察司按察得蹇周輔先蒙朝廷差委相度江南西路鹽法不能上體德意而乃率性培剋頓增鹽數立法敷奏更爲欺誕既而其子序辰專領鹽事以議出其父略無向公之心惟多方營救以掩其過更令州縣增賣額外之數先期支鹽後期納錢州縣承行之後愈見煩勞朱彥博繼領鹽事既見上項違戾卽未嘗盡行究正洎聞朝廷遣官按察之後乃以推行詔書爲說檢坐違法事件合官司依應施行知吉州魏綸擘畫逐年增剩鹽九十餘萬斤已措置均敷添召有物

力鋪戶承買添增鹽數到年終比較蹇周輔元定鹽額上虧止是虛數委有欺罔并右正言王覲奏竊見江西福建鹽法皆蹇周輔等相度立法之時惟務得利之多自爲進身久未譴逐今又聞奉議郎程之邵除提舉梓州路常平等事之邵乃周輔相度鹽法之時奏辟隨行勾當公事之人朝廷用周輔之薦謂立法有功遂拔自常調除轉運判官當與周輔同行黜削乃復付以一路事權豈協公議周輔等增添課額害民罔上自當速正典刑今周輔職任仍舊而之邵復蒙除任中外人心安得不惑望早行貶責詔刑部侍郎蹇周輔落職知和州權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朱彥博權知興國軍承議郎司封員外郎蹇序辰簽判廬州奉議郎程之邵罷提舉梓

州路常平等事之邵除梓倉乃二月六日元豐六年四月

又察湖南劉摯先凡三章論周輔序辰及今日乃責摯言今

附日本 詔新除御史中丞劉摯舉監察御史二員中丞

乃二月十二日也二十一日詔猶稱新除緣宰臣蔡

確言奉差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欲乞就門下後省東

位權充修實錄院從之 禮部言管勾同文館所狀高

麗國王送到書上親王兩府等本部未敢依例用土物

回報詔依例 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司言火山軍今月

九日北界西京留守等大小官十有餘人引馬來界壕

上相度壘起石城處地界及朔州人馬見在東偏頭村

存泊本司已牒緣邊安撫司依先降朝旨候北人退散

審度間使前去毀拆詔河東路經略司依累降指揮如

合添差官員兵馬亦仰相度選那差撥閏二月甲樞

密院言董戡死近繳到鄂特凌古蕃字差人進奉今詳

蕃字皆鄂特凌古自言之辭卻不見青唐自鄂特凌古

管事後蕃情有無不順事跡其在董戡左右親信之人

及內外主兵酋首委的服與不服鄂特凌古指揮欲令

趙濟選差曾往青唐使臣押入蕃支賜密諭使臣令自

入界體訪情實以聞從之青唐錄亦有熙河帥司奏蕃部服從鄂特凌古

月二十八日有詔候趙濟奏到方給鄂特凌古古官誥也此

以三月十六日右正言朱光庭奏此據編類章疏增臣

竊聞惟輔弼之任實難其人道足以經邦德足以表世

才足以制作禮樂政足以推行仁義恥君不如堯舜愛

民若保赤子未有稱斯任者也如蔡確章惇韓縝者其

續通志卷一百六十六

心徇私安有經邦之道其迹回邪安有表世之德其蘊
蓄空疏安有推行仁義之政觀望逢迎安有恥君不如
堯舜之志因循苟且安有愛民若保赤子之誠使之居
鼎軸代天工所謂負且乘者矣方聖政日新天下太平
之際而為輔臣者若此將安用哉而不恭不忠不恥之
迹見於行事已極著明臣已累具奏論至今未蒙施行
禮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今日姦邪之人
非不知言者累有章疏而偃蹇自處殊無忌憚不知進
退陛下天地之量曲示包涵然而代天理物之任使此
姦邪冒處以害政事終累聖德伏望陛下檢會臣前後
累奏早賜睿旨施行貼黃陛下臨御以來聖政如此天

下日就太平惟早去姦邪明進忠亮以幸天下 監察
御史王巖叟奏編類章疏二臣累奏論列蔡確章惇姦
邪讒險不可久持大柄親近陛下恐日月浸淫惑亂聖
聽辨之愈難去益不易臣每讀史書見自古以來姦邪
在上人君往往不知忠臣義士雖憤激指言人君又多
不信所以養成禍亂悔不可追唐德宗朝宰相盧杞姦
邪蔽塞人情致亂天下德宗猶不覺悟仍問李泌曰人
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以不知泌對曰惟陛下不知所以
為姦邪今天下之人皆言蔡確章惇天性姦邪無由變
改恐於陛下不覺不疑之間潛行私意陰作身謀或欺
罔聖聰或詭隨睿旨或沮格公言或傾陷善類千機萬
巧陛下如何可防諫官御史如何盡知雖或知之幾人

敢言此姦邪之所以不懼也確輩若從來果是忠臣則天下之人莫不願其長在廟堂自受太平之福安肯日夜望天子逐而去之陛下以此可以亮天下之情矣伏望陛下深味李泌之言遠鑒德宗之蔽勿容盧杞之徒久居柄任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乞早賜指揮臣前論奏二姦臣章疏付外施行 中散大夫天章閣待制提舉玉局觀致仕李大臨卒

癸未通直郎李琬特換授供備庫副使從知大名府韓絳請也 樞密院言河東額外招到土兵並係應副本路差使兼減下戍兵不少其所支費錢糧等欲令轉運司管認應副所有本路封樁闕額禁軍請受並免從之右司諫蘇轍言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

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惟有益利鳳熙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四路生靈又茶法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顧問爲害不細而朝廷未加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權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橫斂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間俾利之臣始議掊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爲剽劫凶燄一扇而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爲利自廣近歲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爲額供億熙河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正

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每茶一貫長引錢一百更不得
取息得旨依奏民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卻差孫迥
李稷入川相度始擬極力掎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
增減茶法既有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
二說並行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
能增額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
一百萬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爲獻朝
廷許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場客旅見無錢買茶許
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爲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
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易又以本
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
度凡四變矣每變取利益深民益困敝然供億熙河止

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理進獻希求恩賞
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夫逐州通判本以按
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算息錢均與牙
僧分利至於監茶之官發茶萬馱卽轉一官知縣減三
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與人遂使貪冒滋彰廉恥不立
深可痛惜又案盜賊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
貫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
三十貫又遞鋪文字事干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腳遞日
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違二日者止徒一年今茶
遞往還日行四百里違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苟以
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
體但以遠民無由申訴而他司畏憚不敢辨理是以公

行不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臣竊聞朝廷近日察知其弊差官體量然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實謹具條件五害如左其一曰利益路所在有茶其間印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種茶為生自官榷茶以來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稱低估遞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榷茶至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糶米高估米價強俵茶戶謂之茶本假令米直八百錢即依一貫支俵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既發茶戶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稱所損有半謂之青苗茶內用一條園戶茶一百斤許收十斤市例逐場一百斤收至二十餘斤出入官一半用饒潤客旅今中茶虛旁支出官錢入己近者邛州嘗有此獄又有數多陰與客旅商量納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賂不貲指放出賣者

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錢損園戶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榷茶園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黃茶不限早晚隨時出賣榷茶之後官賣止於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園戶須至私賣以陷重禁此園戶之害一也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其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為姦遂又販布販大甯鹽販瓷器等并因販茶還卻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方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為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攔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奪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九月間為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斛出息八

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他非法類皆如此今四
方蒙賴聖恩罷出市易抵當之弊而蜀中茶官獨因緣
茶法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惠澤此平民之害
二也其三曰昔官未榷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
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稅錢及販茶出蜀兼
帶蜀貨沿路又復納稅以此省稅增羨今官自販茶所
至雖量出稅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與販諸處稅
務畏憚茶官又利於分息取錢例多欺詐以稅為息由
此省稅益耗假有作稅錢上厯歲終又不撥還轉運司
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訪聞元豐七年八月陸師
內有一項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不行非惟稅虧
兼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惟有茶山交易最為浩瀚今

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舊日蜀人利交子之輕便一
賣九百此省課之害三也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
最號險惡般茶至陝西人力最苦元豐之初始於成都
府路廂軍數百人貼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
遂令州縣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稅戶其為騷擾不
可勝言劉庠知永興日有洋州般茶人有疲勞不堪告
後來永興即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
十人起屋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益以民力僅
乃得成今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餘鋪皆成則是添兵萬
人衣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填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逐
州闕人百事不集又茶遞一人般運四馱計四百斤餘
回車卻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六

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九月間劔州劔陽一鋪
人全然走盡沿路號茶鋪爲納命場此遞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陝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息
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逐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價俵
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準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一百
錢其餘州郡準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於鳳秦
熙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蠟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陝西
之害五也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
憐遠民罷放榷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
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
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
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爲陝西邊事未甯不欲頓罷茶事

卽乞先弛榷禁因民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一歲
之入不下數十萬貫以見今長引錢數計之可見而商旅通行東西

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羨又可得

數十萬貫至以未榷茶以前及榷茶後來年分自蜀而罷

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息錢食錢之類

其數亦自不少則榷茶可罷灼然易見者若異日西邊

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稅而止然臣再詳師閔所

營茶利雖使之衰斂一一如數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

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稅酒課等錢約七八十萬

貫折除卽止約有利一百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遞養

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卽是師閔百

端非理凌虐細民止得八十萬貫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所得

計有八十八萬買若依實假令蜀中萬一稍有饑饉之災
民不堪命起為盜賊或如涪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
幾何費錢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
貫錢置此不慮臣竊惑也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
都府移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
為之賣酒至十一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永興成
都止就用永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買酒及多請過成
都供給即不曾舉覺其貪冒無恥一至如此亦乞令所
差官便行體量如是情實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積年
之憤貼黃稱陸師閔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請如意為
吏民所畏憚若留在本職雖特遣使命恐必難以體量
實害欲乞先罷師閔職命及利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

同建議權茶曾竊冒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
簽書體量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舊錄但於
日略載轍奏數語新
錄因之今具載此

甲申蔡確言已再具表辭位準朝旨令臣管勾門下省
緣臣見候解罷欲望差權官管勾詔差尚書左丞呂公
著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聞書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
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
之德此言人臣之義有善則稱其君雖謀出於己亦必
曰吾君之德者上下相成忠厚之至也伏見宰臣蔡確
辭位求退其所上表無引咎之意有論功之言自陛下
臨御以來美政盛事民所歌誦者確皆鋪列條敘以為
己功中外傳之靡不怪笑夫收拔耆艾之臣置之左右

乃陛下至明獨見以天下公望用之而確乃以爲己之所引罷去有司漁利剝下苛細之法而黜逐汙吏乃陛下仁心惠德以蘇疲民而確又以爲己之所請至於申戒邊場不使生事分遣使者求民疾苦修法令以備先朝之政包同異以行大公之道此中外皆知出於陛下聖謀睿慮實新政之甚善者而確乃一切認之掠爲己事貪天之功欺示天下其意謂此數者陛下不能知之因己請而知之陛下不能行之因己請而行之其於輕慢君父欺罔臣庶違道干譽至於此凡確之所引數事者確果曾有所建請乎蓋不可不知也確在言路爲執政前後久矣不言之於先朝而言之於今日此何意也果有建請固大臣職爾如君陳之歸美於上可也而敘

於求退之章又何意也不言之於先帝此不忠之罪也言之於今日此取容之計也敘之於表謂我有功則退陽爲求去實欲陛下疑以爲功而留之因欲求免於公議此持上罔下之謀也古之人有意於止退則削其藁不欲使人知善之出於己所以推遠權焰避掠美干名之議不知此則何足以爲大臣乎確無禮不恭朋邪懷貳無廉恥之節昧進退之義又自去冬大旱至今確爲上相身任其責其罪惡之著無補朝廷今旣逼於公論不得已而求去正當痛自咎責踧踖偃僂爲懇切必退之詞乃大臣去就之體今確夸功揚己露行行不平之氣爲臣如此不謂之大姦大邪可乎伏望以確表并臣此章付之三省議確之惡重行竄逐以正典刑使天下

爲人臣者皆得以自盡 左諫議大夫孫覺言臣竊見
左僕射蔡確右僕射韓縝兩人皆非以德進者也或以
典治獄事或以分畫邊界而至執政官臣不敢論其小
節細行以瀆天聽直以其進身本末爲陛下 一言之
奪職確卽遷知制誥判司農按御史中丞鄧温伯治相
州獄温伯罷知撫州確卽遷御史中丞按參知政事元
絳太學獄絳罷知潁州確卽遷參知政事此三獄者士
大夫多以爲冤確皆批其頰拉其背而奪之位未幾先
朝更定官制確卽爲右僕射所謂大臣以道事君難進
而易退者其若是乎今確在朝立百辟之上士大夫相
與歎息以其廉隅不修有甚於市人也永裕陵禮畢宜

避位以去今已五月矣而遲遲不決雖請不堅尙冀聖
恩之復留也韓縝不學無術士大夫不以輔相期之先
朝常以北敵爭地事付之眾謂縝必辱命已而果然無
故割地其長七百餘里以遺北敵邊人怨之切骨以爲
奪我祖父之地棄之敵人非獨惜其地也又歸怒於朝
廷敵人得地之後日益桀傲今縝爲右僕射臣見北使
來朝問知其官各相顧微笑意以爲中國無人乃使是
人爲相也蓋有輕中國之心每輒驕慢漢王商爲相單
于仰視商貌大畏之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伏乞
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災異之故罷免確縝別選
有德有言眾所畏服者使稱其位外足以鎮撫四夷內
足以悚動天下以懷徠桀傲不軌之心不勝幸甚 覺

又言臣聞蔡確已遷出東位上章求去見傳報表草方更自陳功勞頗更矜伐其詞曰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若如其言則是司馬光呂公著之徒今位在執政皆其所引也蠲省有司之煩碎以安慰民心若如其言則自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親政以來所以便安百姓省減諸色誅求者皆其所陳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如確之言是作福也嚴邊備以杜二敵之窺覷人臣在相位不以鎮撫四夷爲心則焉用彼相矣今北敵盟好八九十年非確所能爲也假令西人納款入貢如他時祖宗威靈所致確亦何功之有走使輶以察遠方之疲瘵如張汝賢陳次升往福建江西以陛下卽位以來上書言利

害者多遣往按之非確所建也就令建之豈可自言乎明法令之美意以揚先帝之惠澤先帝惠澤在人人豈忘之不待確而後明也厲公平之一道以合眾志之異同人心異同亦何足恤在上者以道揆之可也異者是耶不以其異而卻之同者非耶不以其同而取之顧吾所設施合於道與否爾確之表幾百言其尤甚者此六句爾大抵欲自明有功無罪以言攻之者爲非也尙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大臣之任賢者之事也今確爲左僕射上章求去宜曰久典政機何補毫末冬愆陽而無雪春不雨而害農引咎自陳庶幾可免今乃厚自矜伐若市道然非尙書所謂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也

臣聞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確為左
僕射人臣無二矣朝廷故事有害於民不引以為己過
至於更改之際乃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圖民疾苦
有所更張確乃以為功人臣操心若此可乎確雖避位
求去陛下未賜詔可確更遲遲有欲留之心伏願早賜
罷免如韓縝非才士論所駭臺諫雖聞有所彈擊縝方
偃然自居未可引去之意伏願以臺諫臣僚所上章疏
悉以示縝并令罷去如此則確雖去位不敢更懷怏怏
不平之心伏願聖慈早賜睿斷貼黃稱臣前後兩劄子
乞罷免蔡確韓縝左右僕射今蔡確雖上表乞罷遷出
東位韓縝尚偃然自居未有去意邢恕孫孫釋錄其父言
大夫方劉摯王巖叟力攻蔡確時莘老獨無所言巖叟
至詆之為姦人莘老乃首與蘇子由攻彈韓縝按覺正

辨而可知矣閏二月五日甲午午覺與蘇轍同對 司馬
光具表乞罷門下侍郎又劄子言臣以羸病拜起及上

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餘月旬日以來疾大勢雖
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生瘡步履甚難策杖
而行不出室堂況於拜起固所未易臣自料度筋力全
復可以朝趨近亦數月遠則半年或過此期未可前定
豈可執政之臣身據高位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
寔安偃仰養病於家何待人言獨不內愧臣是用夙宵
惶愧無地自處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聽乞除宮觀差遣
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忽有此奏故別具劄子
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
乙酉詔答不允仍遣入內供奉官陳衍宣諭光復言臣

自結髮從學講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不自揆常望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誤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間寘之廟堂之上禮遇過優委任至重臣非木石豈不知荷戴大恩銘心鏤骨願竭駑蹇少報萬分眷戀天庭豈肯輕去不謂一旦嬰此沉疴累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飲食亦進而皮骨羸瘠氣力疲乏足腫胛瘍餘毒方熾旬月之間必未能趨伏闕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竊祿縱陛下寬仁微臣不知廉恥中外有識之士及天下眾庶其謂臣何伏望聖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宮觀差遣一任使得自安其分

右正言王覲奏

編類章疏二

臣竊聞知樞密院章惇言

役法未便事臣看詳門下侍郎司馬光所陳差役法雖

大意已善緣不曾經有司立成條目內有小節未安須當接續行下庶幾良法早定不為浮議所搖臣於今月二十四日具狀聞奏訖其章惇文字臣雖未見度其中必有可施行者伏望陛下與執政臣僚熟議若惇之言果有助役法則行之何疑要之濟務而已然司馬光從初乞行差役劄子係三省及樞密劄子施行為大臣當其時不能盡忠進說乃待其既已施行之後方有論列欲以彰司馬光之短見已之長於天下而已此豈有赤心直道裨補聖政之意哉光之論事雖或有所短不害為君子惇之論事雖時有所長甯免為小人大凡國家之事須執政大臣同心協力而後可成惇之姦邪欺罔著聞有素於此役法一事尤見其處心積慮欲以傾光

而不顧其有傷於國體有誤於陛下也陛下察惇如此
尚可以置於樞機之地以為腹心之人乎古者不以人
廢言固有不可不察者然惡亦不可以不懲伏望聖慈
詳酌特行顯黜以戒不忠二十四日奏未見當求之論
投名衙前必非二十四日所
奏已附二十八日二十四
日亦附此當去一存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六終



